

## 鄉邦傳統與遺民情結：民初白雪詞社及其唱和

林立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 引言

清末詞人結社唱酬之風甚盛，莫立民在《晚清詞研究》中，列出由道光至清末的詞社十三家；萬柳的《清代詞社研究》，亦指出由光緒年間到清末，最少有十個詞社組成。<sup>1</sup>其中著者，有王鵬運(1848–1904)、朱祖謀(彊村，1857–1931)等在北京倡立的咫村詞社，鄭文焯(1856–1918)在蘇州主持的吳社和鷗隱詞社，以及程頌萬(1865–1932)在長沙發起的湘社。另有偶發性的群體唱酬，如王鵬運和朱祖謀於八國聯軍入京時的庚辛唱和。除切磋詞藝、推尊某種詞風外，若干詞社成員亦借唱酬抒發身世之感，痛惜國運之不彰。<sup>2</sup>逮至民國，詞人結社流風未泯，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先後成立春音詞社、須社、滙社、如社、午社。筆者在《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一書的第四章中，對春音詞社、須社及滙社的唱酬情況已有闡述，大意是說清遺民藉著此類社集活動，試圖鞏固其群體的遺民身份與記憶。<sup>3</sup>至於如社、午社，發起人均為春音詞社及滙社盟主朱祖謀的詞友或晚輩，時代較後，其唱酬性質與傾向，尚待進一步研究。<sup>4</sup>

---

<sup>1</sup> 莫立民：《晚清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3；萬柳：《清代詞社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65–322。

<sup>2</sup> 詳參萬柳：《清代詞社研究》，頁265–316。吳盛青對庚辛唱和的背景、詞作及其時代意義有精闢的分析，見 Shengqing Wu, *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p. 83–104。

<sup>3</sup> 拙著《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33–334。另參拙著〈群體身份與記憶的建構：清遺民詞社須社的唱酬〉，《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2期(2011年1月)，頁205–45。

<sup>4</sup> 有關如社活動的憶述，參考盧前：《冶城話舊》，載《盧前筆記雜鈔》(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20–21；吳白甸：〈金陵詞壇盛會——記南京如社詞社始末〉，載南京市秦淮區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秦淮夜談》第6輯(1991年)，頁1–9。

春音詞社和滬社都成立於上海。在這個新興的文化大都會，各種思想的交匯促進了文學社團的發展，不同政治、社會背景的文人亦多了交往的機會。加上出版業的蓬勃、人才的集中，使得上海的文學社團格外多姿多彩，在全國的新舊文壇帶領風騷。<sup>5</sup>在詞學方面，龍榆生（1902–1966）便將上海視為民國時期的詞學中心（另一中心在天津，主要是因為須社的成立）。這除了因為朱祖謀、況周頤（1859–1926）、張爾田（1874–1945）、夏敬觀（1875–1953）等詞壇名宿都在上海，還因為有春音詞社和滬社的緣故。<sup>6</sup>此外，龍榆生在上海創辦《詞學季刊》，向全國詞學界徵稿，也大大提高了上海在民國詞壇的領導地位。上海的詞社成員多，名氣大，加上上海因素，特別引人注目，自不足怪。然而上海等通都大邑以外的詞社（甚至其他傳統的詩文社），又呈現出甚麼樣的格局和面貌？本文試圖對此課題進行初步的探究。

筆者《滄海遺音》一書，關注的都是活動於上海、天津的著名詞社，而未曾旁及地方鄉鎮的詞社。據新近出版的《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民國時期一些小鄉鎮亦頗有詩詞社的活動和作品結集，尤以江南一帶為著，其中即包括了本文的研究對象宜興白雪詞社。<sup>7</sup>這類文學社團的成員一般都來自本地，不像上海、天津的那樣，成員每多外地的流寓者，故相較之下，地域色彩更濃，社員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明清以還，在全國大大小小的城鄉裏，應有不少這樣的文人社團，它們的唱酬活動，在較廣泛的、地方性的士紳階層而言，或許更有代表性。對這些文人社團進行研究，無疑有助於我們了解鄉鎮文化以及地方文人的生活情態和思想意識。曹辛華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的序言中，列出一類他稱為「宗風型」的詩詞社團，其中又細分為兩類：一是以「發揚鄉邦文化、宗尚鄉賢之風所形成的地域型詩詞社團」，一是「以前代詩詞大家或領袖為主所形成的專業式社團」（例如以朱祖謀為首的滬社）。本文研究的白雪詞社，即屬於前者，因為它「對鄉邦詩詞文化歷史」有所延續，「也是鄉邦文人交流的依托」。<sup>8</sup>作為地方性的「宗風型」詞社，白雪詞社具體的唱酬情況如何，它如何表現出對鄉邦文化的宗尚，便是本文要關注的課題之一。

白雪詞社在1921年創立於江蘇宜興，活動至1923年間，比天津的須社、上海的滬社出現得還要早。白雪詞社的唱酬集題為《樂府補題後集》，名稱襲自宋遺民王沂孫等著的《樂府補題》。查紫陽在〈民初白雪詞社考論〉一文中交代了《樂府補題》在清朝的流傳及影響，並稱：「為《補題》『綿一線之傳』的正是白雪詞群，而且他們又有

<sup>5</sup> 關於上海文學社團的蓬勃，參見 Shengqing Wu, *Modern Archaics*, pp. 195–96。

<sup>6</sup> 見龍榆生：〈晚近詞風之轉變〉，《同聲月刊》第1卷第3期（1941年2月），頁65。

<sup>7</sup> 其他如上海寶山地區的小羅浮社、江蘇丹徒的海門吟社、浙江寧波的棠蔭詩社、寧波的蛟川崇正詩社、廣東東莞的孟山吟社等。見南江濤（選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據同書曹辛華所撰的序言可知，目前民國時期可考的詩詞社團共四百七十六個，數目甚為可觀。見該書，序頁9。

<sup>8</sup> 曹辛華：〈《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序〉，頁11–12。

不少創造，譬如他們的題材已不僅只限於詠物一格，而是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他們的選調與命題也與《補題》大不相同，並未去和任何一首《補題》詞作；但是他們的許多作品，由於距國變不遠，均有深沉的感喟與寄托，堪稱很好地繼承了《樂府補題》的精神傳統。」<sup>9</sup>又指出，該社的五位發起人都堪稱遺民。<sup>10</sup>除查氏之外，曾經提及白雪詞社的學術論文，尚包括朱征驊的〈宜興清代詞學簡說〉，該文概述了宜興一地的詞學傳統，並簡介了白雪詞社的活動。<sup>11</sup>本文即以查、朱二文為基礎，試圖從較宏觀的角度，審視白雪詞社在民國詞壇的特殊性，以及該社與其他詞社的異同，並對其唱酬內容及風尚作更深入的文字分析。在進入正題前，有必要論述一下在新思潮衝擊之下，民國時期傳統文人的創作心態以及傳統文學社團的文化取向，俾讀者能透過文化研究的框架，審視那一代詞人的結社意識。

民國時期詞社的持續活動，展示出傳統文人對舊體文類的執著以及舊體文類本身恆久不衰的藝術吸引力。舊體詩詞之所以被文學革命者咎病，乃由於其嚴格的形式與音律要求，還有用典、擬古及所謂的無病呻吟等創作風尚，因而好此道者皆習慣性地被視為保守。然而格律形式恰恰是舊體詩詞的魅力所在，文學形式與意識型態之間亦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吳盛青即指出，那種視創作白話文即為進步，創作文言舊體即為保守的論調，忽略了作品本身的偶然性 (contingencies) 與非一致性 (contradictions)、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創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功能。<sup>12</sup>形式格律能給予創作者一種情感表達的制約和規範，而受形式限制下仍能自如地抒寫情緻，則會為創作者帶來無窮的審美樂趣 (此即聞一多所說的「戴著腳鐐跳舞」，雖然他指的是新詩中的形式)。吳盛青續說，當社會秩序變得不穩定的時候，詩歌固定的形式即成為一些文人所能把握的少數實在的東西，它為這些文人提供了一個「微型的世界」 (miniature model of the world)，讓他們可以在其中抒發情感，以此來維護他們心目中一致的世界觀和協調的文化秩序。<sup>13</sup>舊體詩詞中的用典與互文 (intertextuality)，亦能使創作者將自我投射於詩歌史的創作氛圍中，那並非純粹是掉書袋、賣弄知識的行為，而可以理解為向前人及傳統文化致敬的一種表現。在用典與使用互文的過程中，創作者不但參與今與昔的詩歌對話，還能與同時代的酬唱者達到聲氣相求的目的，並藉著對傳統意象的深化、挪用，構築出幽微深眇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透過群體的唱酬活動，身處政治、社會、文化轉型期的傳統文人，亦試圖以此來肯定

<sup>9</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載周勛初、楊義 (主編)：《文學評論叢刊》第10卷第1期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314–15。有關《樂府補題》內作品的寓意及寫作手法，參考 Kang-i Sun Chang, “Symbolic and Allegorical Meanings in the *Yüeh-fu pu-t’i* Poem Ser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6, no. 2 (December 1986), pp. 353–85。

<sup>10</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06–19。

<sup>11</sup> 朱征驊：〈宜興清代詞學簡說〉，《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5年第1期，頁50–51。

<sup>12</sup> Shengqing Wu, *Modern Archaics*, pp. 19–20.

<sup>13</sup> *Ibid.*, p. 22.

自我，追溯並維繫風雅 (literary elegance) 的文人生活方式，撫平因時代變易帶來的情感創傷，或藉唱酬建構同人的身份與記憶。<sup>14</sup>進一步來說，傳統詩詞社都有嚴格的創作模式 (如按題、依韻唱和等) 和交遊禮儀 (如社集)，因此亦是一種維繫群體秩序精神的機制 (institution) 和手段，毋怪其為身處亂世的傳統文人所重視。

文學社團的成員，一般都具有大致相近的政治和文化意識。民國時期的舊體詩詞社亦不例外，例如天津的詞社須社，上海的詩社超社和逸社，基本上都由清遺民組成，具有頗強的忠清意識；但若干民國詞社的成員，身份卻頗為駁雜，甚至政治立場不同，例如上海的春音詞社 (成立於1915年) 和滬社 (成立於1930年)，成員中便有清遺民、曾經反清的南社成員、民國官員等。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社中的清遺民和南社社員，都屬於政治上的溫和派，遺民如朱祖謀等，並不贊成清室復辟。<sup>15</sup>至於南社中的一些成員，在清亡後便對政治失去興趣，甚至「漸漸的墮落了」。<sup>16</sup>二是他們對詞都極為熱衷，文學上的志趣相投，遠大於他們政治上的分歧。<sup>17</sup>近年學界的論述，都傾向於將清遺民按政治態度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政治遺民」，他們大抵都主張光復清室；其二是「文化遺民」，他們雖然效忠清室，卻不從事復辟活動，只以維護傳統文化、道德體系為己任，而且一般都熱心於文教工作和典籍、文獻的編彙。<sup>18</sup>這種文化上的共同點，形成了遺民與非遺民交往的基礎。<sup>19</sup>

<sup>14</sup> 有關用事、互文在舊體詩詞創作中的特殊意義，見 Shengqing Wu, *Modern Archaics*, p. 36。Literary elegance 一辭亦借用自吳氏著作 (頁39)。筆者亦曾分析唱和作品中的互文現象，如何有助於詞人達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目的。見《滄海遺音》，頁290–313。

<sup>15</sup> 胡小石指出，寓居於青島、上海的清遺民，在對待清室復辟的問題上並不一致，青島方面贊同與日人合作，在東三省建立「大清國」，上海方面則頗持異議。見劉禹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清道人軼事」條，頁136–37。上海的清遺民對復辟持審慎態度這一現象，另見熊月之：〈辛亥鼎革與租界遺老〉，《學術月刊》2001年第9期，頁12–15；王雷：〈民初前清遺老圈政治心態淺析〉，《哈爾濱學院學報》2004年第12期，頁106–7。朱祖謀不贊同清室復辟一事，見龍榆生：〈詞籍題跋·彊邨晚歲詞稿〉，載《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519。

<sup>16</sup> 南社領袖柳亞子指出，辛亥以後社員「便漸漸的墮落了」，原因之一是袁世凱當了總統，有社員「認為中國無事可做」，有些則「抱著『婦人醇酒』消極的態度，做的作品，也多靡靡之音」。又因為社員太多，「魚龍混雜」，幾乎甚麼樣的人都有。見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載柳亞子：《南社紀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01。另見汪夢川：〈從淞社和春音社看南社與民初遺老舊臣之交遊〉，載《文學與文化》第10輯(2009年)，頁144、147。

<sup>17</sup> 春音詞社中，曾經是南社和同盟會會員的陳匪石、龐樹柏、吳梅，甚至曾師事朱祖謀。

<sup>18</sup> 有關「政治遺民」和「文化遺民」的區別，見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13–14。事實上，不少在政治上擁護民國，但文化意識仍趨向保守的文人 (例如許多南社社員)，亦可視為「文化遺民」。

<sup>19</sup> 筆者曾對遺民與非遺民的交往作過詳細的分析，見《滄海遺音》，頁62–64。

換一個角度來說，這些詞人無論在政治上屬於哪個陣營，他們都採取了回望過去的姿勢，感傷已逝的人事，對今昔之間出現的時間斷裂、世變帶來的文化衝擊異常敏感。透過文體的抉擇，他們表達了共同的文化意向，即要回歸傳統，借助古典的文學形式和文字，重新構建、鞏固漸漸消失的文化記憶與氛圍，跳出他們所要面對的陌生而難以適從的現世。

王德威曾提出「後遺民」(post-loyalist)寫作的概念，雖然他議論的焦點是台灣文學，但對我們研究二十世紀的舊體文學卻不無啟迪。他說「後遺民」的「後」，「不僅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而不了」。而「遺」的意思，除了是遺「失」——失去或棄絕；也可以是「殘」遺——缺憾和匱乏；也可以是遺「傳」——傳衍和留駐。按照王氏的定義推演，傷逝、遺憾或精神上的失落固然是遺民固有的心理狀態，而盡量將一己所重視、眷戀的事物留傳予後人，亦是遺民餘生要從事的事業。王氏的立論進而大大擴展了「遺民」一詞的意涵，使它具有了想像和論述的多重性，不獨是朝代的遺民、種族的遺民、國家的遺民，也包括了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的遺民、文化的遺民等。後遺民寫作因此突破了傳統的忠君保國意識，而「更關乎時間軌道的衝撞，文化想像的解體，還有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等主題。<sup>20</sup>本文論述的白雪詞社，社友的政治屬向並不一致，將詞社定性為效忠前朝的遺民文學組織固然不符事實，但社集作品中經常表現出來的失落和匱缺感，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王德威所說的「後遺民」寫作。

### 白雪詞社的成員身份與族緣關係

民國詞社中，白雪詞社規模較小，社友僅得八人，即便加上四位社外詞友（稱為「同聲」），亦不過十二人，遠遜於春音詞社的二、三十人，滬社的二十九人，須社的二十人（午社、如社亦各有十五及二十四人）。<sup>21</sup>然而該社成員之間的關係，卻有甚強的家族性特徵，此一族緣上的緊密性，又非民國時期其他由師友組成的詞社所具備。春音詞社、須社、滬社等，社友率皆流寓於滬、津、寧等大城市的文人或清遺民，鮮有本地人。白雪詞社的社友，則全為宜興人，且幾乎都出自當地望族。查、朱二氏指出，宜興的詞學傳統，遠者可上溯至宋代的陳克與蔣捷。自清初的陽羨（宜

<sup>20</sup>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6-7、11。

<sup>21</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一文將白雪詞社視為「大規模」的詞社唱酬活動（頁309），並不符合事實。各社的人數，分見西神（王蘊章）：〈春音餘響〉，《同聲月刊》第1卷創刊號（1940年12月），頁178；周延礽：《吳興周夢坡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1934年本，1999年），頁59；朱祖謀等：《滬社詞鈔》（出版地、出版社不詳，1933年）；朱祖謀、夏孫桐等（編）：《煙沽漁唱》（天津：須社，1933年）；《午社詞》（上海，1940年）；《如社詞鈔》（南京〔？〕，1936年）。

興古名)詞派開始，更形成龐大的以姻親族氏為紐帶的詞人群。文化世族如陳、任、徐、吳、蔣、儲、史、萬諸氏，俱以詞名。<sup>22</sup>故白雪詞社的家族性特徵，實與這一地方文化傳統密不可分。

白雪詞社創立之初，成員只有徐致章、蔣兆蘭、程適、儲鳳瀛、徐德輝五人。其後，任援道在第八集加入，儲蘊華在第十六集(1921年重陽節)加入，儲南強在第二十三集加入(但他在整部唱酬集中僅有四首作品，尚少於社外詞友李丙榮的十三首)。社友的背景，具見於《樂府補題後集》內的詞人姓氏錄，查、朱二文亦有簡介，查氏更交代了社友之間的族緣關係。以下將所見資料列為兩表，另據朱德慈《近代詞人考錄》及宜興新舊縣志等書加以補充，並附各人於《樂府補題後集》內作品的數目，庶幾一目了然。

表一：白雪詞社社友背景

姓名	字號	生卒年	科名	宦跡	集內詞作數目	著作
徐致章 <sup>23</sup>	字煥琪	1848–1923	光緒戊子(1888)科舉人	浙江瑞安縣知縣	48	拙廬詩詞彙(詞草四卷)
蔣兆蘭 <sup>24</sup>	字香谷	1855–1932	增貢生	無	45	青蕤齋詩文詞集(詞四卷)、《詞說》
程適 <sup>25</sup>	字肖琴 號蟄葦	1867–1937	光緒丁酉(1897)科拔貢	安徽知縣	46	《蟄葦類藁》
儲鳳瀛	字映波 <sup>26</sup>	1870–1927	光緒癸卯(1903)科舉人	兩浙鹽運副使	41	蘿月軒詩詞彙

<sup>22</sup> 見朱征驊：〈宜興清代詞學簡說〉，頁51；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16–18。

<sup>23</sup> 《光宣宜荊續志·官職志》載：「徐致章，敬承子。癸酉拔貢，浙江富陽知縣。」見陳善謨、祖福廣(修)，周志靖(纂)：《光宣宜荊續志》(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民國十年〔1921〕刻本，2008年)，卷七，頁429。

<sup>24</sup> 《江蘇藝文志·無錫卷》另云：「蔣長子。增貢生。少隨父客江西，濡染家學，以詞鳴於時。返宜興後，與上元顧雲為至交，學益進。與修《宜興荊溪縣續志》，光緒二十五年(1899)參加胡金石等創辦的寒碧詞社。……晚歲客授蘇州。」見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無錫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589。

<sup>25</sup> 《光宣宜荊續志》載：「程適，原名肇基，嘉杰孫。」(卷七，頁429)

<sup>26</sup> 朱德慈稱儲氏「原名瀛年，字蔭高，號映波，又號翔甫」。見朱德慈：《近代詞人考錄》(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50。

姓名	字號	生卒年	科名	宦跡	集內詞作數目	著作
儲蘊華	字樸誠 號餐菊	1870-?	光緒癸卯 科舉人	浙江鹽大使 <sup>27</sup> 、 民國宜興縣 視學	29	餐菊詩詞彙
徐德輝	字倩仲 <sup>28</sup>	1873-?	光緒壬寅 (1902)科 舉人	法部主事	48	寄廬詩詞彙
儲南強	字鑄儂 號定齋	1876-1959	光緒戊子 科貢生 <sup>29</sup>	民國宜興南通 縣知事	4	不詳
任援道	字亮才 號豁齋	1891-1980	無	民國津浦路北 段交通司令、 京漢路警備司 令、汪偽綏靖 部部長	23	《青萍詞》、《鷓鴣憶 舊詞》、《海疆痛史》
社外詞友						
李丙榮	字樹人 <sup>30</sup>	1862-1938 <sup>31</sup>	附貢生	安徽知縣、安 徽按察司照磨 兼任司獄	13	《繡春館詞鈔》、《大 觀亭志》
陳思	字慈首	1873-1932	光緒壬寅 科舉人	廣西藤、容二 縣知縣、江蘇 江陰縣知事	2	《西王母輯釋》、《華藏 詩集》、《白石道人年 譜》、《稼軒先生年譜》
王朝陽	字飲鶴 號野鶴 <sup>32</sup>	?-1932	不詳	不詳	1	《柯亭殘笛譜》
趙永年	字祝三 號詠巖	?-1982後 <sup>33</sup>	諸生		4	《天海詞譜》

<sup>27</sup> 此據《光宣宜荊續志》卷七頁434補入。

<sup>28</sup> 朱德慈《近代詞人考錄》稱徐氏「字潤身，號倩仲」（頁250）。

<sup>29</sup> 見《光宣宜荊續志》，卷七，頁429。儲南強入民國後曾任縣民政長、縣長及縣第二屆眾議員，見江蘇省宜興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宜興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538-39。

<sup>30</sup> 《詞綜補遺》稱李丙榮，「字素人，晚號三山逸叟，江蘇丹徒人」。按「素人」或為音誤。見林葆恆（編）、張璋（整理）：《詞綜補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卷七二，頁2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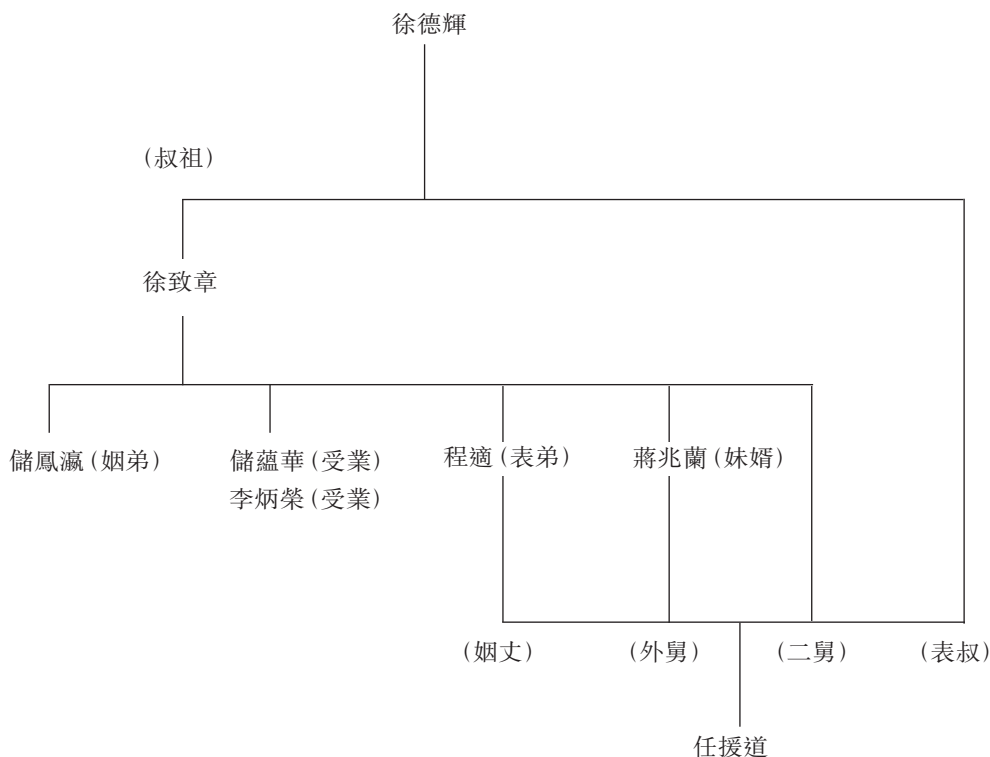
<sup>31</sup> 《江蘇藝文志·鎮江卷》將李丙榮生年誤作1867。又同書列出其著述十二種，不包括詞集。見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鎮江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98-99。

<sup>32</sup> 《詞綜補遺》稱王朝陽，「字飲鶴，號野鶴，又號柯亭，江蘇常熟人」（卷三七，頁1381）。

<sup>33</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一文稱趙氏，「字明湖，號祝三，江蘇儀徵人，諸生，有《天海詞稿》」（頁308）。趙永年在1982年寫有〈宜興的詞學〉一文，故將其卒年定於1982年後。見《宜興文史資料》第2輯（1982年），頁68-69。

社外詞友俱為外地人，如李炳榮是江蘇丹徒人，陳思是流寓於宜興的奉天遼陽人，<sup>34</sup> 王朝陽是江蘇常熟人，趙永年是江蘇儀徵人。查紫陽稱諸人「均不在本邑，無法參加詞社集會」。<sup>35</sup> 此說值得商榷，因為丹徒、常熟、儀徵距宜興不過一百多公里，諸人或曾造訪宜興，亦未可料。唯資料匱乏，姑存疑。

表二：白雪詞社社友關係表



表中徐致章與儲鳳瀛、李炳榮及程適的關係，得自徐氏《拙廬詞草》中的題辭及末頁參校者名錄，<sup>36</sup> 其餘則在查紫陽文中皆已指出。查氏又謂蔣兆蘭之母儲嘯鳳出自儲氏家族，故與儲鳳瀛、儲南強二人或為姻親。<sup>37</sup> 至於儲鳳瀛、儲南強、儲蘊華三人，或出於同族，惜未有線索證明。

<sup>34</sup> 陳思流寓宜興的說法見〈清代宜興書畫人物〉，載「宜興書畫網」：<http://www.yixingart.com/wenyuan/09-15.htm>。

<sup>35</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08。

<sup>36</sup> 徐致章：《拙廬詞草》（出版地不詳，1923年），題辭頁一上、二下，內文頁六一下。

<sup>37</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18。



從表一可以看出，白雪詞社社友大都有清朝的功名，徐致章、蔣兆蘭、程適等人入民國後亦不聞出仕，與我們所知的清遺民行徑一致。蔣兆蘭本人的作品，朱祖謀編錄遺民詞集《滄海遺音集》時，亦擬收入其中，因故未果。<sup>38</sup>從《樂府補題後集》中的各篇序跋，亦可看出白雪詞社社友痛傷「神州陸沈」、欲以宋代遺民為模範之意：

嗚呼！神州陸沈，環瀛蕩滯，是何等世界也。獐鬼沙蜮，封豕長鯨，是何等景象也。鐵血涸地，銅臭薰天，是何等觀念也。集澤鴻嗷，泣途虎猛，是何等慘痛也。……心聲亦天籟也。如候蟲之鳴不可遏抑也。至於姚冶誨淫之辭，放僻背道之作，皆所不取，以求合於宋賢唐〔珪〕、王〔沂孫〕、張〔炎〕、李〔彭老〕、居仁〕諸公之旨，此《樂府補題後集》之微意也。後之覽者，倘亦諒其心而憫其遇也夫？（徐致章 1921 年序）

其必繼聲《樂府補題》者，則以宋賢玉潛、碧山〔王沂孫〕、蕢洲〔周密〕、篋房〔李彭老〕諸子，生丁末造，自署遺民；散髮陽阿，傷心川逝。……以今視昔，雖時變不同，而情感則一。（程適 1922 年序）

名曰《樂府補題後集》，蓋欲上繼碧山、草窗〔周密〕、玉田〔張炎〕、玉潛〔唐珪〕諸賢遺軌，為風雅緜一綫之傳。雖才或弗逮，不敢與宋賢抗，而志操純白，心迹湛然，抑未必與宋賢異。（蔣兆蘭 1921 年後序）<sup>39</sup>

富有遺民情結的劉聲木（1876–1959），曾在其《菴楚齋隨筆》中引述徐致章的序文，並將白雪詞社視為「遺民詞社」，稱創社五人為「傷心人，誠別有懷抱也。……其志嘉，其行卓，迥非末流所能企及」；而社員的作品，則無不「隱厲黍離麥秀之感」。<sup>40</sup>關於白雪詞社唱和中流露的遺民意識，留待後節詳析。

然而白雪社友的政治身份，亦如上海的春音詞社及滬社一般駁雜，既有清亡後蟄居不仕者，亦有參與推翻滿清的革命者和民國官員。遺民與貳臣的交往，其實早

<sup>38</sup> 龍榆生在《滄海遺音集》的〈總目後記〉稱：「又有德清俞陞雲階青、宜興蔣兆蘭香谷二氏，則存目待訪，以此知先生〔朱祖謀〕之意所欲彙刊者，蓋猶有所未逮也。」見朱祖謀（編）：《滄海遺音集》（上海，1933年；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

<sup>39</sup> 以上各段見《樂府補題後集》（以下簡稱《後集》），收入《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22冊（據1922及1928年版影印），〈甲編〉，序一，頁83–84；序二，頁85–86；後序，頁186。《樂府補題後集》，上海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及四川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本文所引，悉據《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本。

<sup>40</sup> 劉聲木：《菴楚齋隨筆》附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十，頁211。

見於宋明兩代；<sup>41</sup>處於新舊思潮交替期的民國，尤多此類越界交往的事例。本文前言有說，近年學者提出「文化遺民」的概念，指不少清遺民以保存宏揚傳統文化為己任，與僅從事復辟活動的「政治遺民」不同。正是此一文化上的共同態度與興趣，使某些清遺民與「民國人」能結成莫逆，同倡風雅，其間並無絲毫政治隔閡。白雪詞社成員，大抵皆屬「文化遺民」，沒有很強烈的忠清意識，故他們雖以追慕宋遺民為立社宗旨，卻仍有別於復辟思想甚濃的天津須社，而近於上海的春音詞社及滬社。就中儲南強、任援道二人，更曾響應或參與推翻滿清的革命，在民國政壇頗為活躍。即使是滿清舊臣徐致章的政治取向，亦頗存疑問。茲略述如下。

據《江蘇省宜興縣志》載，武昌起義後，宜興保安會於1911年11月6日宣告脫離清廷統治，公推儲南強為宜興首任民政長。及後儲氏又在1915年8至10月任代理縣知事，1938年2月至4月任縣長，又曾於1921年獲選為第三屆縣眾議員及第二屆省議員。從政以外，儲氏積極從事宜興的文教活動，為立於東吳的國山碑建六角形護碑亭；1914年又創辦《宜興安報》，自任編輯。<sup>42</sup>另有報導指，儲氏於1896年開辦宜興第一所學堂「知新小學」。民國時在管理宜興期間，曾主持「開闢市場、疏浚河流、修水利、建設公路、修復古蹟」等善政，後又擔任多種公職，對宜興的文教、經濟發展及公益事業俱有非常之貢獻，在宜興甚有令聞，堪稱當地的名紳。1950年後，儲氏獻出其名下的張公洞、善卷洞及文物甚夥，受聘為文史館員。<sup>43</sup>

任援道在白雪詞友之中輩份最晚，而反清最力。他原名鍼，以加入同盟會之故，易名援道，取《孟子》「天下溺，援之以道」之義。辛亥革命起，任氏參與武昌首義，與黃興、陳其美、黎元洪等關係密切。1916年被黎任命為總統府侍官及陸軍部掌印科科長。後返宜興辦學，因緣際會加入白雪詞社。之後任氏曾在張宗昌、張作霖手下擔任天津造幣廠廠長兼山東兵器廠廠長、津浦路北段交通司令、京漢路警備司令等職。1938年投靠汪偽政府，任綏靖部部長等十四個要職。然而日本投降後，任氏卻未受懲處，反獲蔣介石委任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兼京滬路保安司令，以及陸軍部中將參議。據其子任祖新稱，任援道加入汪偽政府，是受蔣介石及孔祥熙密令，收拾京滬的散兵遊勇，以免淪為流寇，另一方面亦防範江南地區落入共黨之

<sup>41</sup> 參考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顧炎武、曹溶論交始末〉，頁214-21；〈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頁382-91；Lynn A. Struve, “Ambivalence and Action: 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51-55。

<sup>42</sup> 《江蘇省宜興縣志》，頁947、538、539、576、577、689、710。

<sup>43</sup> 見周順娣：〈家難和國難鑄就宜興名紳儲南強〉，摘自互聯網頁《無錫新傳媒》：[http://www1.wxrb.com/2007wwh/2008wwh\\_1/200810/t20081020\\_320714.htm](http://www1.wxrb.com/2007wwh/2008wwh_1/200810/t20081020_320714.htm)，2008年10月20日。

手。1947年，任氏移居香港，蔣介石特托湯恩伯贈以十萬港元為退休金。<sup>44</sup>自此任氏改名友安。在港期間，曾在《天文台》雜誌連續發表《鷓鴣憶舊詞》，追述民國時期軍政界及藝壇名人，其後哀集成書。1977年以前，任氏移居加拿大，直至1980年去世。<sup>45</sup>

任氏曾任偽職，故時論對他的評價，一般以貶斥為多。唯獨其子特為揭示其中內幕，有翻案之意。孰是孰非，難以判斷。然而任氏的政治立場與清遺民相左，卻是不爭的事實。<sup>46</sup>由此看出白雪詞社兼容並包，或政治色彩不濃，其社友更多的是本著族緣關係或共同的文學興趣組成詞社進行唱和。任氏及儲南強大抵都屬於「文化遺民」，故能獲幾位詞社發起人的接納。任氏在幾位後來加入詞社的成員中，對社事亦最為熱心。<sup>47</sup>然則，《樂府補題後集》中偶然流露的「遺民意識」，或許是對舊有文化的眷戀多於對前朝的追念。任援道在第二十三集的唱和中，即有「甚而今、翻效西歐」之句，<sup>48</sup>顯然是憂慮中國受西方文化影響過甚。至於「義熙」、「甲子」、「傷心亡國」等與遺民意識有關的辭彙，基本上亦只出於幾位詞社發起人之手，而不見於任援道及儲南強的作品。<sup>49</sup>

徐致章是詞社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在《樂府補題後集》中的序文及若干作品，都讓人相信他是一位遺民。白雪詞社的社友，亦作如是觀。蔣兆蘭為《樂府補題後集》甲集所作後序中，即稱「迨丁國變，煥琪〔徐致章〕適先解官歸自越中」，<sup>50</sup>似指他因清亡而掛冠。復在徐氏《拙廬詞草》的序文中稱：「會丁國變，時賢爭攘臂議國是、張民權，而世道益棼亂，今大制字母、倡國語，胥詩若文而白話之，煥琪一付諸不

<sup>44</sup> 見周兆呈：〈《色，戒》主人公因其易名：民國奇人任援道的辛亥往事〉，《聯合早報》2011年2月13日。任祖新對其父的追述，另見〈任序〉，載高秋鳳、王清平、廖于閩等：《青萍詞注析》（新北市：上鑑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2013年），頁4-7。但筆者看到一則報導，則說任氏乃由儲南強策反，在日本投降前重投國民政府。宜興《品報》1948年1月1日頭條新聞標題云：「主席親揮寶翰獎勉策反，山人儲南強特拜謝賜字。」或云新聞中提到之被策反者，乃任援道。見徐建亞：〈儲南強策反任援道〉，《宜興日報》2008年5月28日，〈陽羨·人物〉。摘自互聯網頁：[http://news.idoican.com.cn/yxrb/html/2008-05/28/content\\_5266499.htm](http://news.idoican.com.cn/yxrb/html/2008-05/28/content_5266499.htm)。

<sup>45</sup> 以上並見周兆呈：〈《色，戒》主人公因其易名〉；李偉：〈「異類」巨奸任援道〉，《人物》2011年第10期，頁75-77。

<sup>46</sup> 任氏在白雪詞社第十一集的唱和中，甚至寫有「嘆黃花崗畔，風霜摧折，怕聽催歸杜宇」，追思革命黨人之意甚明。見〈瑞鶴仙·美人蕉〉，載《後集》，〈甲編〉，頁128-29。

<sup>47</sup> 蔣兆蘭即云後來入社者「或作或否，不能如五子〔指發起詞社者〕之恆。惟亮才〔任援道〕追逐其間，無甚曠廢」（《後集》，〈甲編〉，後序，頁186-87）。

<sup>48</sup> 詞題為〈渡江雲·拈得言村，在邑東四里〉，見《後集》，〈甲編〉，頁173。

<sup>49</sup> 「義熙」、「甲子」兩辭亦屢見於同時的清遺民詞人作品中，見拙著《滄海遺音》，頁94-95。

<sup>50</sup> 《後集》，〈甲編〉，後序，頁185。

聞不見，始以歌詩寫其怫鬱。」可知他對新制度、新文化俱不贊同。蔣氏在題辭中，又直稱其為「遺民」。程適亦在《拙廬詞草》的題辭中以「遺民」稱之，序文又指他有「離黍故國之思」。<sup>51</sup>

然而湯虎君所著〈辛亥革命宜興光復紀實〉一文中，卻指出徐致章「身為滿清舊臣，對清朝腐敗深惡痛絕，屢屢提倡變革」。及至辛亥革命爆發，即「慨然應允，出任宜、荊兩縣保安會會長」。復在1911年9月16日保安會成立大會上，「慷慨陳詞，矛頭直指腐敗的清廷」。11月9日晚，保安會召開民眾大會，徐致章帶頭剪掉辮子，「以示與清廷決裂」。<sup>52</sup>另一篇網文，亦有相關報導，似乎是轉載湯虎君一文，另又稱：「原清軍水劃營企圖鬧事，徐致章挺身而出談判，終於平息事端。」<sup>53</sup>凡此俱將徐氏形容為當地的反清領袖，與我們之前所知、具有遺民形象的徐氏相去甚遠。然則湯虎君的紀述，是否與事實不符？筆者認為湯氏言之鑿鑿，似乎有所根據；而更有可能者，是徐致章在辛亥革命後，目睹種種變化，包括「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北洋軍閥的混戰（或即其《樂府補題後集》序文中所指的「鐵血涓地」），俱與當初願望背道而馳，故不免於追懷舊時的典章制度。這種先是擁護革命，後來卻在政治與文化態度上趨於保守、消極的現象，於當時的文人身上屢見不鮮，南社眾多成員即是一例。徐致章或許即經歷了類似的思想變化。

前文稱白雪詞社的組成，一大因素是建基於社友的地方族緣關係。從表二即能看出這點，但有若干情況需另加說明。例如徐致章初只寫詩，後讀妹婿蔣兆蘭的《青蕪齋詞》，大為嘆服，乃改而習詞。徐氏時年已七十，而攻之甚力，故能於短短三年後學有所成。<sup>54</sup>任援道亦向蔣兆蘭學詞，其《青萍詞》自序即說「以所業就質於外舅蔣香谷先生」。<sup>55</sup>可見蔣兆蘭實為詞社的關鍵人物。<sup>56</sup>姑勿論蔣詞是否高於眾人，就其啟迪徐、任二人學詞一點，即可想見他在詞社中的突出地位。事實上，蔣氏亦是眾人之中詞名最著者，曾獲朱祖謀、況周頤讚許，聲譽迥非餘子可及。<sup>57</sup>

<sup>51</sup> 蔣兆蘭題辭〈長亭怨慢〉句云：「哀時慣作江南賦，是遺民、淚濺家山。」程適題辭〈高陽臺〉句云：「碧山樂府蕪洲譜，寄遺民、無限心酸。」見徐致章：《拙廬詞草》，序頁及題辭頁。

<sup>52</sup> 湯虎君：〈辛亥革命宜興光復紀實〉，《檔案與建設》2011年第10期，頁46。

<sup>53</sup> 見〈徐致章〉（不著撰人），《陽羨人物·陽羨論壇——宜興網》：<http://bbs.cnyixing.cn/read.php?tid=26108>。

<sup>54</sup> 見蔣兆蘭：〈《拙廬詞草》序〉（1921），載徐致章：《拙廬詞草》，序二頁一上。蔣兆蘭《樂府補題後集》〈甲編〉後序中亦提到：「煥琪故工詩，讀余詞，則忻慕甚，遂改而習焉。積三載，學大成，集亦訂定。」（頁185）

<sup>55</sup> 任援道：《青萍詞》（金陵，1940年），自序頁一上。趙尊嶽為該書所作序文，亦稱任氏「受學於其外舅香谷先生為多」（序頁一上）。

<sup>56</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一文亦直言，詞社中「真正能在創作水準上擔起領袖一職的還要算是蔣兆蘭氏」（頁315）。

<sup>57</sup> 見任援道：〈《青蕪齋詞》後序〉，載蔣兆蘭：《青蕪齋詞》（金陵，1939年），後序頁一下。

表二未能顯現的，還有各人在宜興的文學家世。如蔣兆蘭，乃南宋宜興詞學開山祖蔣捷（竹山）的後人。清初陽羨詞派興起，蔣氏一門即有蔣永修、蔣景祁（1646–1695）廁身其中。蔣兆蘭亦受家學薰陶，其父蔣萼（1835–1915）、母儲嘯鳳，俱工詩詞。<sup>58</sup>任援道《青蕤齋詞》後序亦云，蔣兆蘭「為竹山胄裔，承尊人醉園太外舅學博〔蔣萼〕之緒，自少時即好倚聲」。<sup>59</sup>其他白雪詞社同人的先祖，在清初的陽羨詞壇亦頗有名聲。如徐氏有徐喈鳳、徐翮鳳，任氏有任繩隗、任曾貽，儲氏有儲福宗、儲貞慶等。諸族之間「既有縱向的師承淵源，又有橫向的緊密聯繫」，<sup>60</sup>使宜興的詞學彬彬大盛於時，其傳統一直延至清末民初。是故宜興出現白雪詞社，洵非偶然。上海、天津等地的詞社固然較為著名，然而卻不像白雪詞社一樣有強烈的地方族緣色彩，是以此社在民初的傳統文壇，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與特殊性。

## 白雪詞社的創作主張與唱和內容

### 創作主張

大凡一個文學團體，其成員必有一定的創作傾向或主張，白雪詞社諸子亦然。其效法對象及詞學風尚，可從幾方面辨析。首先是宋遺民唱和集《樂府補題》的詠物與寄託傳統，這在《樂府補題後集》的各篇序文已有清楚的交代。筆者於前文亦曾提及查紫陽的說法，稱該社對《樂府補題》的承繼，主要表現於寄託手法的運用及對國變的感喟；其創革方面，則是內容不僅限於詠物一格，且選調與命題亦與《樂府補題》不同。查氏繼而又指出白雪詞社諸子受到清代浙、常兩派的影響。<sup>61</sup>按浙派的興起，與《樂府補題》的重新發現實有莫大關係。先是浙派領袖朱彝尊（1629–1709），在康熙十七年（1678）將該書鈔本攜至京師，廣為流布，隨後又經蔣景祁開雕重刻，十數年間，擬作詞人幾近百家，浙西詞派由是興起。包括朱彝尊在內的浙西六家，對《樂府補題》俱有仿作，朱氏對集中的詞調更一和再和，使詞壇詠物之風大盛。然而浙派最為論者咎病之處，在於過事鉅釘，將詠物視同文字遊戲，內容則空洞無聊。<sup>62</sup>其後常州詞派提倡比興寄託，意在矯正浙派之病，重申填詞需言之有物，但浙派在文字技

<sup>58</sup> 《閩秀詞話》云：「宜興蔣萼工詩，早歲知名，老為丹徒縣教諭，對客輒談故事，及身所經歷，終日不倦。娶同邑儲嘯鳳，賢而早卒。每舉其所著《哦月樓詩餘》告人，且自嘆以為弗及也。」雷瑨、雷城（編）：《閩秀詞話》（上海：掃葉山房，1916年），卷一，頁十五上。

<sup>59</sup> 任援道：〈《青蕤齋詞》後序〉，後序頁一上。

<sup>60</sup> 朱征驊：〈宜興清代詞學簡說〉，頁51。有關宜興詞人之間（特別是陳氏）的族緣關係，參考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頁11–13。

<sup>61</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14–16。

<sup>62</sup> 有關《樂府補題》的復出及其對浙派詞人的影響，參閱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223–33、249–51；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12–14。

巧及詞學理論上，畢竟有相當建樹，常派詞人亦受其沾溉。近年有學者即認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詞壇頗有浙、常兩派合流的現象，浙派的清雅與常派的借物言志，往往並見於晚清詞人的作品。<sup>63</sup>白雪詞社諸子亦如是。從各人的自述，可見出他們對浙、常兩派，實抱持兼容並蓄的態度：

任援道《青萍詞》自序：「自張皋文〔張惠言〕與其弟翰風氏〔張琦〕興標意內言外之旨，而常州詞派駸駸然，與浙派如驂之靳，互為雄長，而吾邑夾輔其間，世之言詞者舉莫能外。」

蔣兆蘭《拙廬詞草》序：「〔徐致章〕以不佞為識途老馬而叩焉，因示以茗柯〔張惠言〕宛陵〔指張氏兄弟所輯的《詞選》〕之奧窾，與夫止庵〔周濟〕、復堂〔譚獻〕、亦峰〔陳廷焯〕之所論述，《詞律》〔萬樹著〕、《詞綜》〔朱彝尊編〕之矜嚴美富。」<sup>64</sup>

任援道的自序指出，宜興地處浙、常兩派的影響區域，故學詞者一概受兩派的薰陶。蔣兆蘭的序文，則向徐致章推介連串的清代詞家及詞學著作，其中張惠言（1761–1802）及張琦兄弟是常州詞派的倡導者，所輯《詞選》為該派理論立下風格指標。周濟（1781–1839）、譚獻（1832–1901）、陳廷焯（1853–1892）都是常派後勁，而《詞綜》則是最能代表浙派宗尚的詞選。顯見浙、常兩派，是蔣、徐二人共同的學習對象。

受浙、常兩派影響的晚清詞人，他們所師法的宋代詞家，大都是擅寫長調的婉約或格律派詞人，例如北宋的周邦彥，南宋的姜夔、張炎、吳文英、王沂孫等。其中姜、張是浙派的宗師，周、吳、王則是周濟（本身是宜興人）標舉要學習的四大家中的三家（另一家是辛棄疾）。<sup>65</sup>張炎、王沂孫又參與《樂府補題》的唱和。白雪詞社的領袖徐致章、蔣兆蘭以至「同社諸子」皆奉此數家為圭臬，以下序文可以為證：

程適《拙廬詞》序：「同社諸子及君老友青蕪，皆淒斷碧山〔王沂孫〕，眷言白石〔姜夔〕。」

冒廣生《青蕪齋詞》序：「先生詞以白石為宗，……其於白石殆火盡而薪傳焉。」

<sup>63</sup> 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80–203。

<sup>64</sup> 任援道：《青萍詞》，自序頁一下；蔣兆蘭：〈《拙廬詞草》序〉，序二頁一上。

<sup>65</sup> 常派創立人張惠言推崇晚唐五代詞，但周濟提出的幾位學習對象，尤其是周、吳、王三人，卻最為晚清詞人所嚮慕。有關周濟的詞學觀點，見其〈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載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643–46。有關常州詞派的理論，參考吳宏一：〈常州派詞學研究〉，載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69–268；Chia-ying Yeh Chao 趙葉嘉瑩，「The Ch'ang-chou School of Tz'u Critic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5 (1975), pp. 101–32。

繆荃孫《青蕘齋詞》題辭：「昔周止菴先生論詞，首推清真〔周邦彥〕。……蔣君香谷居止菴先生之鄉，一門唱和，時賢鮮與抗手。今出眎《青蕘齋》詞兩冊，類能得清真之沈摯，而以婉約出之。」

況周儀《青蕘齋詞》題辭：「青蕘詞意境沈著，於宋人頗近陳君衡〔陳允平〕，不佻不率，進而升夢窗〔吳文英〕之堂，入碧山之室不難也。」

蔣兆燮《青蕘齋詞》後序：「〔蔣兆蘭〕出入清真以下五子〔蘇軾、辛棄疾、史達祖、姜夔、張炎〕之藩籬，能造乎清微深遠沈厚幽鬱之境，而不類貌蘇、辛者之意失之淺，詞失之直，音失之囂。」<sup>66</sup>

任援道在《青萍詞》自序中，復提到在上海時，曾向常州派晚期大家朱祖謀請益，並獲其「嘉許」。<sup>67</sup> 凡此皆可見諸子的詞學宗尚，乃在講求清雅與寄託一路，與民國時期的清遺民詞人以至眾多傳統派詞人相近。至於在作品中有如何具體的表現，且留待後節討論。

或問形成這種詞學風尚的原因何在？筆者曾在《滄海遺音》一書予以分析。大要為當時的遺民詞人，受常州詞派影響，視詞為最適宜於表達幽微要眇的情感，而具有深婉沉哀特色、同樣生逢亂世的南宋諸家，遂成為他們學習的對象。遺民詞人在清亡後，每為時人所冷落、排斥、嘲諷，其內心的抑鬱難言，又最能與詞體的書寫特徵配合。是以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等，都著力於詞的創作，以寄寓亡國之恨。晚清至民國初年，吳文英詞深受諸家所喜，認為其中隱含「黍離麥秀之傷」，<sup>68</sup> 且符合用辭雅正、嚴守格律的標準，一時詞壇出現了所謂的「夢窗派」。及後朱祖謀主盟詞壇，追隨者眾，有「彊村派」之稱；而朱氏習詞，實亦由夢窗入手，對學得夢窗神髓者尤為推許。故以夢窗為主的南宋婉約詞（以及北宋的清真詞），在民初傳統詞壇遂大行其道。<sup>69</sup> 白雪詞社諸子，亦為這一潮流所左右。如前所述，蔣兆蘭曾獲朱祖謀推許，任援道亦受教於朱氏，徐致章學詞則受蔣兆蘭啟發，白雪詞社諸人透過緊密的唱和活動，又互為影響。環環相扣，使得白雪詞社的整體詞風，呈現與當世詞壇甚為契合的面貌。讀者諸君研讀該社的唱和，不難審察到當世詞壇的風會。

浙、常兩派以外，清初陽羨詞派大家、同為宜興人的陳維崧（1625–1682）、萬樹（1630–1688），亦為白雪詞社諸子所注意。以下引文可見諸子對二家推崇備至：

<sup>66</sup> 以上引文見徐致章：《拙廬詞草》，序一頁二下至頁三上；蔣兆蘭：《青蕘齋詞》，序三頁三下至四上，題跋頁二上、二下，後序一頁一下。

<sup>67</sup> 任援道：《青萍詞》，自序頁一下。

<sup>68</sup> 況周頤：〈序〉，載周慶雲：《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出版地、出版社不詳，1922年），序頁。

<sup>69</sup> 拙著《滄海遺音》，頁11–12、64–72。

程適《樂府補題後集》〈甲編〉序：「生迦陵〔陳維崧〕之故里，沾溉餘波；奉紅友〔萬樹〕之專書，揣摩定律。」

程適《拙廬詞草》序：「吾鄉……代有詞流，能工樂府。是以烏絲〔陳維崧《烏絲詞》〕發聲，銅琶鐵撥；紅友顧曲，玉律金科。」

儲鳳瀛《拙廬詞草》題辭：「紅友精深曾著律，迦陵倣儻又傳圖。吾鄉合是詞人藪，嗣響從今有拙廬。」

吳仁銜《拙廬詞草》跋：「吾邑以詞學名者，代有其人，迦陵、紅友，其尤著者也。惟傳之世者，輒為頑艷哀感之篇。吾師〔徐致章〕則不然，其悲天憫人之志，一一於詞中寄之。故其於詞也，溫厚得詩教，而謹嚴則如春秋，蓋以詞而進乎道矣。」

任援道《青蕙詞》跋：「清初吾邑以詩餘睥睨流輩者，厥惟迦陵。而京少、紅友，亦復蜚聲壇坫。……流風遞嬗，迄于叔末而未衰。承學之士，輒喜為長短句，以發摠紆軫，陶鬯靈襟。」

任援道《青萍詞》自序：「竊謂論詞於吾邑，不必遠徵諸古。即以有清一代言，名家踵起，聯鑣接軫。迦陵雄視壇坫，光焰燭海寓；紅友辨聲律於累黍之微，衣被來學。止菴訂析詞旨，圭臬顯然。」<sup>70</sup>

《樂府補題後集》〈甲編〉的第九集，亦以〈補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為題，向陳維崧致敬。<sup>71</sup>然而陳氏對白雪詞社諸子的影響，似僅限於象徵層面。諸子屢次提及陳氏，不過是出於對鄉先賢的尊重，實質在創作上不曾繼承其豪放詞風。吳仁銜為徐致章詞集所寫的跋文，即明言徐氏的詞「溫厚得詩教」，而眾所周知，「溫厚」絕非陳維崧詞的特色。任援道的《青萍詞》自序，在末尾亦提及另一位鄉先賢、常州派大家周濟（止菴）在詞學上的啟導作用，下文即轉而述說宜興詞人同時受浙、常兩派的沾溉（見前段引文）。然則他們真正師法的對象，仍是南宋婉約諸家及浙、常兩派的詞人。至於萬樹的影響，主要是在詞律方面，與詞風無涉。但僅此一點，亦足以令白雪詞社同人感到自豪。<sup>72</sup>

<sup>70</sup> 《後集》，〈甲編〉，序二，頁86；《拙廬詞草》，序一頁一上、題辭頁一下、跋頁；《青萍詞》，序二頁一下。

<sup>71</sup> 《後集》，〈甲編〉，頁119–22。

<sup>72</sup> 另一位宜興鄉先賢蔣捷，對白雪詞社的影響亦有限。其詞雖有「纖巧妍倩」（馮金伯語）、「鮮妍自在」（譚獻語）的特色，卻又有「神不全」（張德瀛語）、「詞旨鄙俚」、「好用俳體」（馮煦語）的缺憾，非崇尚雅正的白雪詞社諸子所取。有關歷代詞家對蔣捷詞的批評，〔下轉頁277〕



## 唱和內容

《樂府補題後集》分為甲、乙二編。〈甲編〉收詞一百四十七首，〈乙編〉收詞一百五十七首，共計三百四首。關於白雪詞社社事的始末，據〈甲編〉第一集小序稱，第一次雅集在「庚申祀竈前一日」徐致章的拙廬舉行。祀竈日多在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然則白雪詞社的正式成立時間，應是1921年1月31日或2月1日，而非前人所說的民國九年（1920）。<sup>73</sup>第二次唱和在辛酉年人日（1921年2月14日）舉行，以後即「月再舉為定率」。四個月後，即「得詞五十，彙而裝之」成集，其時已名為《樂府補題後集》。<sup>74</sup>及至第二十五次雅集後，即彙成現時所見的〈甲編〉，時維1922年初。<sup>75</sup>其後徐致章再續社事，仍「定為月集一次」，至癸亥（1923）秋，徐氏病歿；此前徐德輝患風痺，不良於行；任援道前往上海，受直魯聯軍司令張宗昌（1881–1932）任為天津造幣廠廠長兼山東兵器廠廠長；儲南強、儲蘊華守喪在家，「社事遂中輟」。<sup>76</sup>戊辰（1928）初，蔣兆蘭歸自蘇州，與程適商議，將1922年初至1923年秋的社集作品輯成〈乙編〉。<sup>77</sup>是編按唱和主題編排，不標明集次，共計二十五個主題，是與〈甲編〉體例不同之處。

與民國時期的其他詞社相較，白雪詞社的唱和次數以至作品數目俱為大宗（但少於天津須社的一百次社集及一千多首作品），這應與社友俱為同鄉、使雅集能固定舉行有關。社事的年期則與春音詞社、須社、滬社大致相當，俱在三年左右。至於唱酬方式，該社既有詞社活動一貫的約制性，亦給與社友一定的創作自由。蔣兆蘭在

〔上接頁276〕

見吳相洲、王志遠（編）：《歷代詞人品鑑辭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94–97。蔣兆蘭為蔣捷後人，但諸家為其詞集所撰的序跋，亦僅稱其能「嗣響宋之竹山翁」（任援道語），或「竹山宗風，於斯未墜」（劉炳照語），而又指出其師法者，實質是浙、常兩派推崇的詞人。見蔣兆蘭：《青蕘齋詞》，後序二頁一上、題辭頁一下。

<sup>73</sup> 朱征驊稱該社成立於民國九年十二月，查紫陽則略更正為該年農曆十二月，俱不準確。見朱征驊：〈宜興清代詞學簡說〉，頁51；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06。

<sup>74</sup> 蔣兆蘭：《後集》，〈甲編〉，後序，頁185–86。

<sup>75</sup> 蔣兆蘭的後序補誌於辛酉年祀竈日（1922年1月20或21日）。見《後集》，〈甲編〉，後序，頁187。程適則稱壬戌上元時（1922年2月11日），儲南強約諸人遊鄧尉，同人取一年來所作，編成甲集。見〈乙編〉，序，頁192。

<sup>76</sup> 見程適：《後集》，〈乙編〉，序，頁192；李偉：〈「異類」巨奸任援道〉，頁76。蔣兆蘭於〈乙編〉跋文中亦云：「歲癸亥秋，煥琪感憤時事，疾作，一夕遽卒。同人盡然傷之，每相對輒歔歔感喟不能已，而文讖遂不容不輟焉。其後或二難四美，萃集一時，而抒寫靈襟，模範山水，斐然有作，或詩或詞，不復能限以一律，蓋白雪社之散也久矣。」（頁298）程適〈金縷曲·哭拙廬〉詞中自注云：「青蕘寓蘇，寄廬避滬，豁齋客析津，拙廬、蘿月相繼下世，社事久歇，為之黯然而。」（〈乙編〉，頁284）

<sup>77</sup> 見程適戊辰二月序，蔣兆蘭戊辰孟陬（正月）五日跋。《後集》，〈乙編〉，頁193、288。

〈甲編〉後序稱：「題視所遇調，或限或否。否者或分韻或分調，皆拈決之。有參與若補和者，詞工則並存。」<sup>78</sup>該社的四十九次唱和中，有三十五次限調，比例佔多數，但每次唱和雖吟詠同一主題（有時是同一主題下再分題，例如〈乙編〉第十二集詠昆蟲，各人要拈題分詠蟲、蝨、蠅、蟻等），卻不限韻，這比起須社有時要求同調、同題、同韻，稍見寬鬆。然而分題、分調或分韻的遊戲性質亦頗強，既可考驗社友的即時反應，亦可豐富某次唱和的內容，使不致過於單調，對社友個人的才性亦不會過於束縛。

宋遺民的《樂府補題》全為詠物之作，前文亦嘗指出浙派詞人以詠物見稱。白雪詞社諸子既受影響，則詠物自是其唱酬的常見題目。《樂府補題後集》的四十九次唱酬中，詠物即計有二十次，幾佔一半篇幅。查紫陽曾將社集所詠之物分為植物、動物（包括鳥獸蟲魚）、其他（包括文物）三大類。<sup>79</sup>據筆者所見，這類作品每每借物抒懷，隱含寄託，頗合常州詞派之旨。除詠物外，唱酬集中尚包括詠名勝古蹟（包括宜興本地及蘇州、無錫）、題畫、詠節日、詠懷、賀壽等內容。筆者將四十九次唱酬概況列為一表，以便讀者參詳。<sup>80</sup>

#### 《樂府補題後集》內容一覽表

甲 編					
集數	時間	地點	詞調	內容	作品數目
1	庚申臘月二十四日	拙廬（徐致章寓廬）	不限調	凍瓜	4
2	辛酉人日	雙溪草堂（徐德輝寓廬）	一萼紅	詠雙溪草堂	3
3		青荈齋（蔣兆蘭寓廬）	國香慢	詠蘭	6
4		宜興徐嗜鳳願息齋故址	八聲甘州	訪願息齋故址	6

<sup>78</sup> 《後集》，〈甲編〉，頁186。

<sup>79</sup> 查紫陽：〈民初白雪詞社考論〉，頁309–11。

<sup>80</sup>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十四集詠東坡生日，同樣內容亦見於天津須社的唱酬。大抵該社成員，意在借東坡命運的乖蹇，抒發其失位零落之悲。對須社有關的作品筆者曾有詳述，見《滄海遺音》，頁295–301。按東坡曾卜居宜興，愛其地山水明秀，欲買田終老。白雪詞社是次雅集於浮紅石舫，舫壁有東坡石刻像嵌置於上。審乎諸子題詠，多是從鄉邦文化的角度，表達對東坡的嚮慕欽敬。見《後集》，〈甲編〉，頁176–79。有關蘇軾與宜興的關係，參考房學惠：〈關於蘇軾《陽羨帖》有關問題的考證〉，《博物館研究》2008年第3期，頁78–79；《江蘇省宜興縣志》，頁384–85。

集數	時間	地點	詞調	內容	作品數目
5	三月三日	雙溪草堂	永遇樂	雙溪草堂禊飲	4
6		宜興儲氏經畬堂	天香	經畬堂賦牡丹	4
7		拙廬	不限調	拙廬餞春以春盡雨聲中為韻	6
8		宜興亦園藥圃	倦尋芳	藥圃即事	5
9			不限調(拈前人韻)	補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	6
10	農曆五月十三日?		憶舊遊	竹醉日	5
11			瑞鶴仙	美人蕉	5
12		青菴齋	不限調	青菴齋消暑，詠歐種秋海棠及六月菊	4
13	立秋前三日	拙廬	玉京秋	拙廬延秋	6
14			惜紅衣	秋海棠	7
15			水龍吟	以秋蟲為題分拈	11
16	重九	雙溪草堂	龍山會	重九	7
17			念奴嬌	題盧忠肅雙玉印	4
18			霜葉飛	黃葉	5
19		亦園	霜花腴	亦園訪菊	4
20		宜興見山樓	山亭宴	見山樓望南山	6
21			翠樓吟	閨思	6
22			不限調	題朱母儲太君紡績課子圖	3
23			渡江雲	分拈里中古蹟為題	14
24	東坡生日(農曆十二月十九日)	宜興浮紅石舫	千秋歲	浮紅石舫作東坡生日	7
25	除夕		不限調	除夕祭詞	9

以上共 147 首

#### 乙 編

1			念奴嬌	補題諾瞿僧一蒲團外萬梅花圖冊	10
2		無錫榮氏(榮德生)梅園	疏影	同人遊無錫榮氏梅園攝影名曰橫山訪梅圖	8
3		無錫管社山萬頃堂	不限調	萬頃堂題壁等	6
4			山亭柳	春柳	6

集數	時間	地點	詞調	內容	作品數目
5			不限調	弔五人墓、題延陵季子墓、謁玄墓、范墳、真孃墓、鴛鴦塚	6
6			不限調	蟄庵新獲井字硯屬題	6
7		蘇州司徒廟	風入松	司徒廟古柏	6
8			露華	金絲桃	7
9			瀟瀟雨	喜雨	5
10			壺中天	壽寄廬主人五十	7
11		宜興陳孝潔祠	滿庭芳	謁陳孝潔先生祠	6
12			換巢鸞鳳	詠各種昆蟲	7
13	壬戌九月十七日	雙溪草堂	齊天樂	展重陽兼補壽觴酒罷赴亦園賞菊	6
14			無悶	雪意	7
15		蟄菴雪堂(程適寓廬)	疏簾淡月	蟄菴雪堂落成	7
16			不限調	補題青蕘齋主人垂虹詞夢圖	6
17			訴衷情	無題	7
18	人日	雪堂	不限調	雪堂作人日	11
19	元夕	雪堂	不限調	再讌雪堂	
20			湘春夜月	春魂得魚字	8
21	癸亥展上巳日	宜興陳孝潔祠	蘇幕遮	癸亥展上巳日飲孝潔祠	6
22			摸魚兒	鱒魚	7
23			不限調	王文貞豐臺藥圃詩冊為王芍莊明府題	6
24			不限調	悼拙廬	6

以上共 157 首，合計 304 首

要之，《樂府補題後集》最突出的作品，是有關宜興文化傳統的認同及感物自傷的遺民情結。以下即探究白雪詞社諸子如何以群體創作的模式，表達這兩種主題。筆者不會專門研究單篇作品，而是以主題分析法，將諸子作品中相類的句子排列，以見出唱和群體的協作性、統一性與和諧性。這種方式固然無法突出個別詞人的風格，然而卻有助我們了解作者如何借助同題同調的創作形式進行互動。

## 白雪詞社唱和詞的鄉土記憶與遺民情結

## 鄉邦文化的唱詠

《樂府補題後集》內有關宜興本土文化的唱酬，可分為三類：（一）詠名勝古蹟。〈甲編〉有：第四集「訪願息齋故址」、第六集「經畚堂賦牡丹」、第八集「藥圃即事」、第二十三集「分拈里中古蹟為題」、第二十四集「浮紅石舫作東坡生日」；〈乙編〉有：第十一集「謁陳孝潔先生祠」、第二十集「見山樓望南山」；（二）題畫。〈甲編〉有：第九集「補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第二十二集「題《朱母儲太君紡績課子圖》」；（三）詠文物。〈甲編〉有：第十七集「題盧忠肅雙玉印」。其中願息齋是清初宜興詞人徐喈鳳（號竹逸，1622–1689）的故居。據縣志載，徐喈鳳以母年老，棄官不仕，榜所居曰願息，有甘於隱遯、終養母氏之意。後人改建為陽羨書院。<sup>81</sup>經畚堂是儲氏家族祠堂，是順、康年間著名學者儲欣（1631–1706）的故居，俗稱「絲竹牆門」，因儲欣號「在陸」，故又稱「在陸草堂」。又為清代九峰樓書院所在地。<sup>82</sup>浮紅石舫在願息齋內，舫壁嵌置東坡石刻像。<sup>83</sup>陳孝潔祠祭祀的是明贈左都御史陳一經，亦即陳維崧的曾祖父。據稱陳一經生時父已歿，後詢得其貌，繪像事之，「伏臘嚶嚶孺子泣，至老不衰」，鄉人因稱之為孝潔先生。<sup>84</sup>至如「補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一什，乃補和清代詞人之作。圖為清初名僧釋大汕所繪，當時不少著名文人為之題詠，是為以題畫構建文人社交團體的例證之一。<sup>85</sup>這組作品為我們再次呈現陳維崧風流不羈的才子形象。「題《朱母儲太君紡績課子圖》」，主角是一位合慈母嚴師於一身、甚為符合儒家倫理道德標準的賢婦。凡此皆着眼於鄉先賢在道德文章方面的建樹以及其忠孝節義的事蹟，並抒發白雪詞社諸子的景仰之情。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詳述，茲選〈甲編〉第二十三集「分詠里中古蹟為題」及第十七集「題盧忠肅雙玉印」進行分析。

首先分析第二十三集〈渡江雲·分詠里中古蹟為題〉。古蹟是鄉邦文化記憶的重要一環。作為一種文化空間，古蹟能保存前人在該地活動的痕跡與氛圍，作用有若

<sup>81</sup> 施惠、錢志澄（修），吳景牆等（纂）：《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八年〔1882〕刻本，2008年），卷九，頁323。

<sup>82</sup> 參考儲家驊：〈儲氏經畚堂溯源〉，載互聯網頁〈祠堂博覽〉：<http://www.ahexpo.org/a/200907/19152653.shtml>。

<sup>83</sup> 見是集蔣兆蘭詞內小注，《後集》，〈甲編〉，頁176。

<sup>84</sup> 見侯方域：〈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志銘〉，載侯方域：《侯朝宗文》（上海：中華書局，1941年），頁102。

<sup>85</sup> 毛文芳對透過畫像題詠建構文人社交網絡的現象有深入分析，見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頁341–421。

現代的博物院。後人造訪憑弔，則有如繼軌前人的蹤跡、體驗前人在當時當地的心境與乎精神面貌。在鄉邦傳統的角度而言，古蹟是鄉先賢生平事蹟或本土傳說的實體佐證，能加強、維繫鄉人的本土意識及其對本土文化、身份的認同。白雪詞社同人分詠宜興古蹟，即有向鄉先賢及傳統致敬的目的，亦可藉此活動重建漸漸失落的地方文化圖譜，促進彼此的同鄉情誼。

此什吟詠者共七人：徐致章、徐德輝、蔣兆蘭、程適、儲鳳瀛、儲南強、任援道。詞調用〈渡江雲〉，共十四首，其中徐德輝一人作七首，程適兩首。所詠里中古蹟包括蠡墅、計山、善卷洞、胥井、西施洞、黃石庵、言村、虞山、禹廟、甯墓十處。<sup>86</sup>以下稍述各處古蹟的概況。

徐致章及徐德輝同詠蠡墅，徐致章詞序云：「墅去蜀山三里許，范蠡嘗居此業陶。」<sup>87</sup>兩人主要詠嘆范蠡助越王滅吳後歸隱的事蹟。

計山由蔣兆蘭題詠，其詞序云：「計然嘗居此，俗作岳山，非。」<sup>88</sup>計然，春秋時人，曾與范蠡同事越王勾踐。《史記》載越王用其致富之策，「修之十年，國富」，遂能報吳國之仇，列名「五霸」。<sup>89</sup>

善卷洞又名善權洞，有程適、徐德輝的題詠。程適詞序云：「善卷避舜禪居此，洞在祝陵。卷，一作權。」此地為宜興著名的鐘乳巖洞，南齊為避東昏侯蕭寶卷諱，改「卷」為「權」。<sup>90</sup>兩篇詞作旨在頌揚善卷不受禪讓的高風亮節。

胥井有儲鳳瀛、徐德輝的題詠。儲鳳瀛詞序云：「井在張渚，伍員嘗於此汲飲。」又《光緒宜興荊谿縣志》載：「遺址相傳為伍子胥飲水處，與馬跑泉皆以子胥得名。」<sup>91</sup>此二篇或感傷伍員落難途窮，或嘆惜其復仇後，未能急流勇退，以致遭受殺身之禍。

<sup>86</sup> 《後集》，〈甲編〉，頁167–76。

<sup>87</sup> 另據《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載，蜀山「川流環遶，林麓竦秀。蘇長公〔軾〕之來陽羨，愛其似蜀，覽而賞之。後人為築書堂於坳。……今尚有東坡書院，民皆依山而居，煙火甚盛，與鼎山竝為陶市」（卷一，頁37）。

<sup>88</sup> 《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另載：「岳山，山無草木曰妃，變文作岳，俗讀如計，故又名計山。」（卷一，頁38）

<sup>89</sup> 司馬貞《史記索隱》引《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其先晉之公子。南游越，范蠡事之。」並見司馬遷：《史記》（香港：中華書局，1969年），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頁3256–57。

<sup>90</sup> 見阮升基等（修）、寧楷等（纂）：《江蘇省宜興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嘉慶二年〔1797〕刊本，1970年；以下簡稱「嘉慶《宜興縣志》」），卷九，頁410–12；《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卷九，頁327。民國十年（1921）儲南強籌資整修該洞，乃得疏通，及後對遊客開放。見《江蘇省宜興縣志》，頁378–79。

<sup>91</sup> 見《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卷九，頁326。文後又引舊志云：「胥井又名西井者，鄉音訛轉也。」

西施洞由徐德輝題詠。詞序云：「洞在湖汶，亦名武陵洞。」洞旁有慕蠡洞。<sup>92</sup>此篇與蠡墅二篇同樣表達對歸隱事蹟的欽羨。

黃石庵由儲南強題詠。詞序云，庵「在覺了，為黃石公遺跡」。<sup>93</sup>此篇讚譽黃石公的奇行，尤其授張良兵書一事。

言村由任援道、徐德輝並題。任氏詞序云，言村「在邑東四里」。嘉慶《宜興縣志》載：「言村在邑東四里許，相傳言子嘗居此讀書。」<sup>94</sup>言子即孔子門人言偃（子游）。二篇俱對言偃的道德文章及開化之功加以表彰。

虞山的題詠者為程適。詞序云：「山在方橋，虞仲嘗居此。」虞仲，周太王次子，名仲雍，與兄吳太伯出奔南方，以讓季歷登周王位。後為吳國第二代君主，事見《史記·吳太伯世家》。<sup>95</sup>此篇咏歎虞仲開闢蠻荒、教化民眾的事蹟。

題詠禹廟的是徐德輝。詞序云：「廟在北崑山。」詞中另有小注云：「山有鐵色砂鷲卵石，相傳神禹鑄鐵釜鎮孽龍於此。」所載與縣志同。<sup>96</sup>

甯墓亦由徐德輝題詠。詞序云：「墓在鼎山，甯戚葬此。」甯戚相傳為衛國人，後助齊桓公稱霸，卒於齊國。陵墓為何出現於宜興？疑未能明。故徐德輝詞句云：「一任他，傳疑疑闕，當作郭公看。」<sup>97</sup>權將闕疑歸因於史料亡佚。

白雪詞社諸子題詠這十處名勝古蹟，仿如向讀者展示宜興的人文旅遊地標，使人覺得宜興果是一富有文化氣息之地。諸子藉著題詠，不只讚揚了鄉先賢高尚的道德行為，亦藉此加強、鞏固了他們對宜興傳統文化的記憶及鄉土的歸屬感。讀此什作品，亦如讓人瀏覽、重溫一則則先賢的事蹟與傳說，姑摘錄有關句子如下：

<sup>92</sup> 嘉慶《宜興縣志》載：「武陵洞一名西施洞，在湖汶南十里龍山。洞中石乳凝結，有旌幢羽蓋之狀，又有瀑布送流，但榛蔓蒙密，人跡罕至。」（卷九，頁418）《江蘇省宜興縣志》則稱洞在「湖汶鄉崗下村磬山寺旁」，為「磬山十景」之一，1990年時正在開發（頁389）。

<sup>93</sup> 嘉慶《宜興縣志》載：「黃石庵在縣西南九十里覺了西山崖。齊建元三年僧明玉建。……山石皆黃，故土人傳為黃石公煉丹處。」（卷末，頁538）另《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載：「兵毀，僧寶初重建。」（卷九，頁333）

<sup>94</sup> 嘉慶《宜興縣志》，卷九，頁419。《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胥井」條下論馬跑泉云：「按子胥由溧陽經陽羨入吳，無因迂道南山，且夜行晝伏，豈更有馬也。此與子游讀書言村同一傳會。」（卷九，頁326）

<sup>95</sup> 又《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載：「山多連理木，堵文忠於此廬墓，有枯桐再華之瑞。」（卷一，頁38）堵文忠即南明兵部尚書、湖北巡撫堵允錫（?-1649），曾聯同李自成舊部抗清，《明史》卷二七九有傳。

<sup>96</sup> 《光緒宜興荊谿縣新志》，卷二，頁66。

<sup>97</sup> 《春秋·桓公十四年》載：「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無冰。夏五。」「夏五」後缺「月」字；又《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郭公。」「郭公」以下未記事。故後人以「夏五郭公」，喻文字脫漏。見鄭玉：《春秋闕疑》，《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卷五，頁68；卷十，頁122-23。

(一) 范蠡

徐致章：黃金空鑄像，鷗夷一舸，湖上寄幽居。飽經薪膽苦，霸越功成，只合混陶漁。溪山俊賞，共西施、嬌影同扶。

徐德輝：徑攜西子住，淡掃蛾眉，黛畫遠山無。

(二) 計然

蔣兆蘭：平生。裁成天地，究極陰陽，劑虛盈衰盛。休錯比、弘羊心計，趙括談兵。

(三) 善卷

程適：空山成太古，掉頭去也，一笑謝堯封。

徐德輝：投淵洗耳，底巢由、還自污容。看兩番、唐虞揖讓，得失等雞蟲。

(四) 伍子胥

儲鳳瀛：寒泉咽恨，恍當年、市上簫吹。從破楚、功成不去，魚腹葬鴟夷。

(五) 西施

徐德輝：五湖歸隱也，煙波一櫂，莫誤武陵漁。……憶故宮、臺遊麋鹿，可有淚盈裾。

(六) 黃石公

儲南強：翩翩。留侯才調，博浪窮搜，賴素書一卷。成就他、風雲豐沛，伯仲蕭韓。

(七) 言偃

任援道：從宰罷、武城歸隱，桑柘更添稠。〔按：言偃曾為武城宰，見《論語·雍也》。〕

徐德輝：勾吳開化早，名賢蔚起，文學冠專科。〔按：言偃在孔門四科中以文學著稱。〕

(八) 虞仲

程適：文明推鼻祖，周家伯仲，親手闢南荒。……盈盈帶水，與阿兄、梅里相望。偕采藥、句吳行遯，莫訝次公狂。

(九) 大禹

徐德輝：千秋永鎮支祁怪，還聞道、鐵釜曾埋。

(十) 甯戚

徐德輝：飯牛歌一曲，產衛臣齊，霸業爛中原。〔按：相傳甯戚因歌飯牛一曲，獲齊桓公重用。〕



這類詞句不僅為我們呈現了先賢的形象與事蹟，更蘊含了詞人對先賢的嚮慕或惋惜之情，亦可視為其志意、人格與處世態度（如濟世救民、遺世獨立、功成身退等）的自我表述。此外，諸子亦極力渲染、重塑先賢與宜興的關係，藉以突顯其鄉邦意識：

(一) 范蠡

徐德輝：龍門作史嫌疏漏，傳貨殖、不志河渠。稽水利、吾鄉單父曾書（單鏗《水利書》，宜興東有蠡河，昔范蠡所鑿）。〔按：龍門作史，指司馬遷作《史記》，司馬遷自述生於龍門。〕

(二) 善卷

程適：客星長落家山頂，四千年、光氣熊熊。  
徐德輝：招隱去，家山猿鶴重逢。

(三) 黃石公

儲南強：今日悟，鄉親添個神仙。

(四) 言偃

任援道：讓臣里、文開儲巷（同人），學啟任邱（先釣臺公）。〔按：「同人」指儲鳳瀛、儲南強等；先釣臺公指任氏祖先任昉。〕  
徐德輝：徵文考獻，喜吾鄉、曾築行窩。

(五) 虞仲

程適：海虞名蹟古，迤邐山川，馬首入吾鄉。

「家山」、「吾鄉」等辭彙與語句，說明先賢曾駐足宜興，甚至對宜興的文化建設及公益事業作出貢獻。作為宜興人，確應引以為榮，並以之為榜樣。

以名勝古蹟為題的作品，必然有寫景之句。此什中有關景物的描寫，一則渲染了宜興山水景觀的優美，例如：

(一) 計山

蔣兆蘭：傳薪范蠡新開墅，訪荊南、嵐翠波明。

(二) 善卷洞

徐德輝：洞天深處住，靜如太古，一任白雲封。……矧對此，山明如畫，雲去無蹤。  
程適：重重。丹厓翠壁，藥竈芝房，有神仙供奉。

(三) 西施洞

徐德輝：翠微凌絕頂，俯瞰蠡河，帶水近縈紆。……靈區。碧仙壇靜，玉女潭激，遜幽深幾許。

(四) 言村

任援道：凝眸。雲封馬鬣，月朗鳧鐙，指虞山聳秀。

徐德輝：村樹合，書堂深柳，紅影夕陽殘。

(五) 禹廟

徐德輝：清佳。坯山煙淡，震澤波恬，繫神功是賴。賸滿崖、砂礮似漆，石淨如揩。

一則從寂寞荒寒的環境或景物的變遷，反映出時移世易、物是人非的可悲。諸子亦藉機表達對史事的觀點，或抒發內心的不滿及牢騷，或彰顯自我的人格思想。這類描述外在景觀的句子固然有寫實的成分，但亦必有經過諸子人格化的想像和加工，使筆下的山水都含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一) 蠡墅

徐致章：甚只見，寒村落照，斷磬荒蕪。滄桑換盡名猶在，抵三高、祠宇渠渠。亡國恨、神明誰嗣無余。〔按：無余是越國君主，或云是越國開國之君。見《吳越春秋》卷六。〕

(二) 善卷洞

徐德輝：人間歷盡滄桑劫，留古月、天上熊熊。

(三) 胥井

儲鳳瀛：英雄何處也，殘山賸水，憑弔問誰知。……獻歛。冬冬社鼓，寂寂墟煙，賸荒涼如是。……灑來一掬興亡淚，沼吳宮、辱甚臙脂。

徐德輝：平蕪衰草綠，無波井古，憑弔昔英雄。……源思飲水，縱貪泉，寧改初衷。

(四) 言村

任援道：新村早向荒洲闢，甚而今、翻效西歐。憑弔處、絃歌誰嗣前修。

(五) 虞山

程適：文身斷髮留遺俗，怪如今、風尚披猖。憑弔處、荒祠一角斜陽。

(六) 甯墓

徐德輝：流連。豐碑久圯，宰樹空存，緬遺風邈遠。

這些詞句中最重要辭彙或精神，非「憑弔」莫屬。王德威在其《後遺民寫作》中指出，文化層面的衝擊，遠甚於改朝換代。是以「民國肇造，有識之士儘管皆承認勢之所趨，卻難掩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覺，他們在民主維新的風潮之後，看到一片龐大的

文化、精神廢墟。『憑弔』成為時代的氛圍。<sup>98</sup>上舉白雪詞社的詞句，即有四條含有「憑弔」二字，充份表現出時代變易對諸子所帶來的心理影響。古蹟無疑即象徵了他們心目中的文化與精神廢墟。換個角度說，正是有遺蹟可尋，諸子始能親歷其地「憑弔」古人，在精神上與曾棲息於此地的古人接軌，向其致敬，從而引申出對古往今來人事變易的感懷，否則其「憑弔」便茫無可依之處，可見遺蹟對保存記憶、發揚鄉土意識的重要性。諸子倘若只作純粹的景觀描述，或單單搬述史事，不加個人的感慨或價值判斷，則所作的不過是以韻語撰寫的旅遊介紹或典故而已。故從「亡國恨、神明誰嗣無余」、「人間歷盡滄桑感」、「灑來一掬興亡淚」等句，可以見出他們感懷世變，甚或隱含對前代的追思；從「源思飲水，縱貪泉，寧改初衷」，可見他們志節堅剛，不從流俗；從「甚而今、翻效西歐」及「怪如今、風尚披猖」，可見他們對世風的不滿。然則，這類作品又不僅是對鄉邦文化傳統的認可，亦是當時一輩文人心境的寫照。

其次分析第十七集〈念奴嬌·題盧忠肅雙玉印〉。遺物是保存、引發記憶的另一重要媒介。遺物與一般物件的不同之處，是它確由前人擁有或接觸，經歷時間的洗禮而輾轉傳至後人手上。所謂睹物思人，後人接觸遺物，即彷彿與前人精神相接，從而產生對前人的懷念、想像以至景仰。從鄉邦傳統角度而言，先賢遺物亦如古蹟一樣，除具有道德教育意義外，亦有助提高後人的鄉土意識及對地方文化的認同感。白雪詞社詠明末抗清名將盧象昇（乾隆時賜諡忠肅，1600–1638）的雙玉印，既有讚美鄉先賢、揄揚傳統道義之意，亦有嘆惜時局不靖、以物明志的況味。<sup>99</sup>

〈念奴嬌〉一組詞現存作品四首，作者為蔣兆蘭、程適、儲鳳瀛、儲蘊華。詞題下有序云：「印刻其兩端，曰孝者埃忠而成；曰迫生不若死；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曰取彼譚人，投界豺虎。」由刻字可見出盧象昇的為人與氣節，與史書所載甚為脛合。

盧象昇最為人稱道的事蹟，一是討伐李闖，屢有戰功；二是居喪受命，「督天下援兵」，抵禦清軍。然而由於禮部尚書楊嗣昌、中官高起潛主和議，處處掣肘，盧象昇無可施為，最後率領五千疲卒，在鉅鹿的賈莊與清兵激戰陣亡。<sup>100</sup>白雪詞社諸子所作，即提及其抗敵事蹟，並痛斥權奸當國，自毀長城：

蔣兆蘭：賈莊星隕，壞長城萬里，樞臣何物。忍為和戎除武穆，黑塞都無堅壁。明祚旋移，清風不競，消盡燕山雪。金章如斗，更無一箇人傑。

<sup>98</sup>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頁35。

<sup>99</sup> 《後集》，〈甲編〉，頁149–52。

<sup>100</sup>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二六一〈盧象昇傳〉，頁6759–66。另見嘉慶《宜興縣志》，卷八，頁237–43。

程適：召對平臺，飢驅絕野，躍馬橫戈出。麻衣衷甲，是何姿態雄特。因嘆北騎憑陵，中樞齟齬，邊事難收拾。

儲鳳瀛：誰念重鎧身披，填膺悲憤，無計驅蛇蝎。鉅鹿城邊雲似墨，何處堪埋忠骨。

儲蘊華：堪嘆鉅鹿城邊，甘心裹革，甲帳寒星隕。一片麻衣身上印，與此並堪傳信。

程適一詞中所說的「召對平臺」，乃指崇禎帝於平臺召見盧象昇，問其抗敵方略。<sup>101</sup>「麻衣衷甲」(疑為「衰甲」之誤)，即《明史》中所載盧氏「麻衣草履，誓師及郊」一段情節。盧氏以父喪而受任，乃馳疏報曰：「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觀瞻不聳，尤虞金鼓不靈。」<sup>102</sup>似乎已有不祥之兆。儲蘊華詞內的「一片麻衣」，亦指此事。

這組作品的另一主題是有關雙玉印的描述。諸子的題詠，皆側重於該印、尤其是印上的刻字如何體現盧象昇嫉惡如仇、不屈不撓、光明磊落的忠臣形象，因物見志之意甚明。以下各句之間有若干互文現象，可見諸子的題詠相當和諧一致，茲按內容以數字加以區分：

蔣兆蘭：①因念劫火焚餘，纍纍雙印，灰燼何人發。②忠孝遭讒惟死耳，恨不佞臣誅滅。義凜春秋，辭嚴斧鉞，怒淚衝冠髮。

程適：①莊嚴開櫝，鬱千年光氣，依然完璧。……鼎鑄神奸犀燭怪，鑄玉分明心跡。②移孝作忠，舍生取義，凜若春秋筆。赤文斑駁，錯疑菟血凝碧。〔按：菟血句，用周代菟弘蒙冤被殺，其血化為碧玉的典故。〕

儲鳳瀛：①玉符蟲篆，賴神靈呵護，堅凝如鐵。大地滄桑經幾變，雙璧完全無缺。……②色正芒寒，心長語重，①百劫難磨滅。

儲蘊華：古籀朱文痕半裂，端為勞臣傳恨。②貝錦傷讒，墨絳移孝，碧血留忠蓋。纍纍雙綰，配他嵩水俱殉。……①千劫不磨，百神呵護，完璧終歸蘭。〔按：盧象昇號「九台」；嵩水即嵩水橋，乃盧氏殉國處。〕

第一類詞句讚美雙印雖歷遍「滄桑」，卻似有「神靈呵護」，至今「完璧」無缺，印上刻字亦不曾「磨滅」。所謂「千劫不磨」，這件遺物好比一路見證了歷史的變革和人事的興廢。雖則歲月推移，物件還是依舊，彷彿上面還銘刻著先賢的忠魂、遺恨。第二

<sup>101</sup> 嘉慶《宜興縣志》，卷八，頁241。

<sup>102</sup> 《明史》，卷二六一，頁6762-63。

類詞句結合刻字的內容，歌詠盧象昇的「忠孝」節義（即印上的「孝者埃忠而成」、「迫生不若死」等字），而刻字亦「義凜辭嚴」，有如《春秋》筆法一樣具有褒貶作用（即「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數字）。這些刻字不僅是盧象昇本人的座右銘，亦是他對世人的期許，對權姦的鞭撻。白雪詞社諸子膜拜此印，自然亦透過印上的刻字得到警示，並借古諷今，表達對時事的憤慨：

蔣兆蘭：金章如斗，更無一箇人傑。……恨不佞臣誅滅。

程適：斗大黃金成底用，軍閥纍纍誤國。

「軍閥纍纍誤國」一語，顯然是指斥當時軍閥的混戰。此外儲鳳瀛的題詠，復提及盧象昇的祠廟（盧忠肅祠），最後指盧象昇是宜興子弟的楷模，其節義事蹟，可以藉雙印為證，流傳後代，永為鑑戒：「祠空人去，一灣溪水嗚咽。……摩挲珍寶，子孫傳示來葉。」盧忠肅祠是可資後人憑弔的另一宜興古蹟，建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sup>103</sup>後遭兵毀。同治九年（1870）由宜興令施惠、荊谿令傅琳森倡捐，邑紳及盧氏後裔募款重建，今位於宜城鎮東珠巷。<sup>104</sup>另有盧氏故居忠肅第，亦坐落於宜城鎮東珠巷，為盧氏於明天啟年間中進士後所建。<sup>105</sup>唯宜興另有多處古蹟，因政治動蕩及城鄉發展，今已湮沒，僅能於文獻中考見；<sup>106</sup>或任其凋零廢棄，改拆僭建。白雪詞社題詠的眾多名勝，在新編縣志內亦已失載。類似的破壞，對鄉邦傳統的延續與維繫，無疑打擊甚大。連可資後人「憑弔」的地方都遺失了，留下的便只有遺忘。過去讓宜興人引以為傲的事典、文物，便只能透過諸子零零碎碎的文字題詠，留下殘缺不全的記憶。只是，白雪詞社的唱和，如今宜興人知道的又有幾個？

### 遺民情結的表達

如前文所述，白雪詞社同人雖無強烈的忠清意識，甚或曾為民國官員，卻普遍仍懷有「文化遺民」的心態。這是出於對傳統典章文化的眷戀或道德標準的堅持，又或因個人的失位零落而產生對現世的不滿。他們在回顧歷史文化和傳統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將一己的失落、遺憾內化為一種文學命題。這種心態在求新求變的時代，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他們或許也意識到自己的「落後」，卻難以作出妥協。這種焦慮和矛盾的張力發之於詞，即形成淒咽悱惻、悲涼抑塞之調，以致在不同的時代氛圍裏，竟構築起一道連接古今的文字空間，與南宋諸家（特別是遺民所作的《樂府補題》）以至晚清常州派詞人的創作基調接軌。

<sup>103</sup> 嘉慶《宜興縣志》，卷八，頁243。

<sup>104</sup> 《宜興荊谿縣新志》，卷二，頁71；《江蘇省宜興縣志》，頁691。

<sup>105</sup> 《江蘇省宜興縣志》，頁690。

<sup>106</sup> 同上注，頁694-95。

白雪詞社諸子的遺民情結，並不如天津的須社濃厚，然而在社集唱酬中仍不時有所流露，且最能表現於詠物諸篇，這亦是宋遺民以及民國時期清遺民詞人的風尚。從前人的詠物傳統，他們找到了文學創作與道德信念的依據，以自己的作品向古代的賢人君子致敬，思與之齊等，並建立起一個屬於他們自己圈內人的群體。筆者在研究須社的集體唱酬時，透過互文分析，指出以嚴格的同調、同題、同韻的唱和方式，有助於建構、維繫並鞏固群體的身份與記憶，達到互通聲氣、互相扶持的目的。<sup>107</sup>白雪詞社甚少採用同韻的唱和手法，但同調、同題的詞作之間，仍有相當明顯的互文現象（「題盧忠肅雙玉印」一組作品可見一斑），可見諸子在唱和過程中，對於典故、辭彙的運用以及情感表達，每每互為斟酌借鑒，群體意識及互動性頗強。這顯然亦源自各人相近的身份背景與趣味，以及親密的族緣、師友關係。茲以《樂府補題後集》〈甲編〉第一集詠凍瓜及〈乙編〉第七集詠司徒廟古柏為例進行分析。

首先分析詠凍瓜。這組詞是白雪詞社第一次雅集之作，唱和者今見四人：徐致章、蔣兆蘭、儲鳳瀛、李丙榮。詞調除徐致章用〈齊天樂〉外，餘皆用〈高陽臺〉。<sup>108</sup>徐氏之作有序云：「庚申祀竈前一日，讌集青蕘、蟄葦、蘿月、寄廬諸子於拙廬。時有饋瓜者，問何名，曰凍瓜也。同人指是為題，不拘調韻。」可知雅集在1921年1月31日或2月1日舉行，參與雅集者尚有程適、徐德輝等，但無詞作收錄於唱和集內。所謂凍瓜，據各人所作內容推敲，大抵是一種醃製的瓜，是冬季佳餚：

蔣兆蘭：料應旨蓄經時久，付詩人、聊禦殘冬。

儲鳳瀛：勝秋菘春韭，旨蓄如飴。

李丙榮：禦冬旨蓄珍藏久，佐老饕、下酒當筵。

「旨蓄」一詞，出自《詩經·邶風·谷風》「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一句。<sup>109</sup>諸子套用此語，顯然是因吃凍瓜可以禦寒，而藉以自喻秉性堅貞，不為惡劣環境所影響；或自我滿足，不作分外的要求。對於瓜的形質、色澤、外貌，諸子有如下描述：

徐致章：結體疑晶，圓形似枕。

蔣兆蘭：橢圓形質梨花色，界條條經綫，幾費天工。……水晶寒結離離子（科學家以液體遇寒凝結者為結晶），喚廚孃、細剝春蔥。

李丙榮：生成入世團團相。

<sup>107</sup> 拙著《滄海遺音》，頁290–313。

<sup>108</sup> 《後集》，〈甲編〉，頁95–97。

<sup>109</sup> 朱熹：《詩集傳》（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頁94。

可見此瓜呈橢圓形，外表晶凝潔白。諸子因此亦喻之為仙果：

蔣兆蘭：神女傳來（道藏歌：神女獻玉瓜），安期巨棗翻同。

儲鳳瀛：盛到盤中，錯疑巨棗安期。

「巨棗」一典出自《史記·封禪書》，李少君向漢武帝述云：「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sup>110</sup>

既是詠瓜，諸子即在詞中盡量羅列與瓜有關的典故，「巨棗」便是一例。又如採用《詩經》的「瓜瓞嗒嗒」、「緜緜瓜瓞」等語，意在冀望此「瓜」能蕃衍不息，頗有保留傳統習俗（或風雅之道）、使此物世世流傳的寓意：

徐致章：嗒嗒誰箋周雅。

儲鳳瀛：祝年年，緜蕃蕃生，箋補周詩。

李丙榮：祝明年，子結離離，瓞引緜緜。

「瓜瓞嗒嗒」出自《大雅·生民》，朱熹《詩集傳》云：「嗒嗒然，多實也。」「緜緜瓜瓞」出自《大雅·緜》，《詩集傳》曰：「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sup>111</sup> 諸子又聯想到古人雅集中提及的「瓜」：

徐致章：倘遭際南皮，定供清話。

儲鳳瀛：淥水浮甘，尚留韻事南皮。

李丙榮：回首南皮，一般沈李澄鮮。

上述詞句一再提及的「南皮」，在今河北省，其所以著名是由於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內的一段話：「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冰。」<sup>112</sup> 諸子一方面借「瓜」追懷前人的文酒之會，一方面比喻白雪詞社的唱和，頗有古韻流風。

然而多個與「瓜」有關的典故中，最為諸子留意亦最能觸動其身世之感者，相信是以下幾種。其一是「東陵種瓜」的故事。《史記·蕭相國世家》有載：「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sup>113</sup> 《三輔黃圖·都城十二門》又載：「〔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三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

<sup>110</sup> 《史記》，卷二八，頁1385。

<sup>111</sup> 朱熹：《詩集傳》，頁779–80、727–28。

<sup>112</sup> 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四二，頁1895。

<sup>113</sup> 《史記》，卷五三，頁2017。

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召平種瓜青門外。」<sup>114</sup>召平因而算是遺民一類人物。後人用此典故，每譬喻世變，亦有失位沉淪或退隱不仕之意。<sup>115</sup>對於白雪詞社諸子而言，這故事恰是他們不遇於時、處境坎坷的寫照：

徐致章：一池冰待東風解，青門宛疑炎夏。……東陵塵夢久冷。

蔣兆蘭：芹澗凝冰，菘畦互雪，青門舊圃都空。

儲鳳瀛：瓊液凝霜，金瓢破臘，東陵異種交推。

李丙榮：舊圃青門，而今風物淒然。

儲鳳瀛似乎以「瓜」自喻，說雖然落魄，卻自有為人稱道之處。至於李丙榮的詞句，感喟世變的用意就最明了不過。

其二是「黃臺瓜蔓」的故事，典出唐章懷太子李賢的〈黃臺瓜辭〉。李賢雖為太子，但因武后專權，「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乃作〈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絕抱蔓歸。」李賢終被武后所逐，死於黔中。<sup>116</sup>此詩的寓意是懼怕李唐宗室被斬盡殺絕，根蒂不留。白雪詞社諸子將這典故採入詞中，是憂慮世變會導致人事傾覆：

徐致章：非時莫訝。看抱蔓籬邊，薦羞廚下。

蔣兆蘭：摘盡黃臺，剖分肯任鄰翁。

儲鳳瀛：再休提、摘盡黃臺，抱蔓空歸。

李丙榮：世情不奈炎涼改，賦黃臺、摘絕堪憐。

徐致章的「非時莫訝」以及李丙榮的「世情不奈炎涼改」，都清楚表示對世道的不滿。再與提及「匏瓜」、「碩果」的詞句合而觀之，則諸子的抑鬱牢騷、自信與孤梗之氣更躍然紙上：

儲鳳瀛：賸茲碩果荒畦畔，閱風霜、搖落淒其。……冰心一片同匏繫，勝秋菘春韭，旨蓄如飴。

<sup>114</sup> 孫星衍、莊達吉（校定）：《三輔黃圖》，《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頁401。

<sup>115</sup> 如李白〈古風〉第九云：「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或陸游〈鷓鴣天〉詞其六：「懶向青門學種瓜，只將漁釣送年華。」見瞿蜕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二，頁110；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584。

<sup>116</sup>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一六〈承天皇帝俊傳〉，頁3385。



李丙榮：笑歸田，碩果空存，匏繫年年。

《論語·陽貨》記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sup>117</sup>後「匏繫」即比喻投閒置散、不被重視之人。白雪詞社諸子是舊時代的文化精英，雖然學識、才能不為世用，然而仍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傲氣，故一則自嘆飄零，一則又以「匏瓜」、「碩果」自喻不凡。徐致章詞中復有「休儕菜把」一句，意指社友並非尋常「瓜菜」可比。這種自負而終歸於自傷的複雜心態，在當時不少傳統文人（尤其是清遺民）身上都有所反映。

其次分析〈風入松·司徒廟古柏〉。是次唱和在《樂府補題後集》中收有六篇詞作，作者為徐致章、蔣兆蘭、程適、儲鳳瀛、儲蘊華、徐德輝。<sup>118</sup>司徒廟在今蘇州光福鎮，相傳東漢司徒鄧禹隱居於此。光緒年間《蘇州府志》有云：「司徒廟在青芝山北，相傳祀漢鄧禹。廟前古柏四株，名清、奇、古、怪，皆千年物也。今名古柏庵，又名柏因社。」但該廟祭祀的對象，其初並非鄧禹，《蘇州府志》編者引徐枋（1622–1694）稱：「鄧尉相傳西漢人，陸廣微《吳地記》已不知其名，故志皆無之。今忽誤為鄧禹，因鄧禹之誤，並以為馮異，謂廟有大柏樹，即大樹將軍也。俗人妄談如此。」<sup>119</sup>《民國吳縣志》承其說，在「柏因社」下續云：「清宣統二年，邑人王雍熙、馮澤賢、李曾祥、陶忠偉，因古柏多所斲傷，築鐵欄保護之。」<sup>120</sup>然而白雪詞社諸子仍因襲俗說，將鄧禹、馮異二人都寫入詞內。方志內所載四株古柏之名，亦見於諸子之作。姑以數字①②區別之：

蔣兆蘭：①清奇古怪從人說，②問何如、大樹將軍。

程適：②雲臺曾畫漢司徒，墓木已全枯。將軍大樹皆虛號，獨留茲、老幹扶疏。

儲鳳瀛：①清奇古怪傳名久，喜今朝、暫駐遊蹤。

儲蘊華：①清奇古怪錫嘉名。

徐德輝：②漫說將軍寵號，曾蒙漢武恩光。

鄧禹位列漢光武帝「雲臺二十八將」之首。<sup>121</sup>馮異亦為二十八將之一，因每於諸將邀功之時，獨坐大樹下，不與人爭，故有「大樹將軍」之號。<sup>122</sup>

<sup>117</sup> 楊伯駿：《論語譯注》（香港：中華書局，1984年），頁183。

<sup>118</sup> 《後集》，〈乙編〉，頁220–23。

<sup>119</sup> 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江蘇省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緒九年〔1883〕刊本，1970年），卷三六，頁1053。

<sup>120</sup> 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國吳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民國二十二年〔1933〕蘇州文新公司鉛印本，2008年），卷三三，頁502。

<sup>121</sup>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二二，頁789–90。

<sup>122</sup> 同上注，卷十七，頁641–42。

歷來詠樹之作，最著者莫如杜甫的〈古柏行〉。此詩以樹喻人，褒揚諸葛亮的功勳，結以「古來材大難為用」一句，自嘆不遇於時。<sup>123</sup>天津須社同人，亦有詠杭州法相寺忠禩的唱和詞作，大意以樹喻人的忠貞不屈，遺民意識相當突出。<sup>124</sup>白雪詞社諸子詠司徒廟古柏，年份先於天津須社之作，但同樣能見出他們的寄託意味，讀者可兩相對照。兩社中人都提及樹的外形，稱其鬱茂青蒼，如有神物庇佑。且看白雪詞社的詞句：

徐致章：攫拏作勢欲騰空。平地起蛟龍。千年神物勞珍護，舞空庭、嘯雨吟風。莫笑深山隱遯，歲寒長此蔥蘢。

蔣兆蘭：霜皮黛色見精神。

程適：蒼皮黛色千年在。

儲鳳瀛：參天喬木作虯龍。擁護賴神功。……黛皮斑剝暮雲封。

儲蘊華：黛色青青。

徐德輝：森森老柏列成行。終古鬱青青。

杜甫〈古柏行〉有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另〈蜀相〉一詩開頭曰：「錦官城外柏森森。」諸子以上語句皆源自杜詩。而下面各句則最能看出寄託意味，一稱樹久閱滄桑，歷盡興亡；二是以樹的外形、材質，寓人氣節孤高，或借詠樹抒發詞人的感懷：

徐致章：②盤根錯節留真相，謝浮名、甘翳蒿蓬。

蔣兆蘭：①②休嗟才大轉沈淪。世事又翻新。雕梁畫棟程材異，奈秦宮、漢殿成塵。

程適：①柏因古社禮真如。僧話劫灰餘。蒼皮黛色千年在，閱興亡、一夢蘧蘧。

儲鳳瀛：①黛皮斑駁暮雲封。歷劫半心空。②盤根錯節千秋志，發幽情、憑弔英雄。

徐德輝：①眼看塵世幾滄桑。寂寞對斜陽。②空山偃蹇無人問，儘孤高、不露文章。

<sup>123</sup>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十五，頁1358-60。

<sup>124</sup> 見拙著《滄海遺音》，頁301-7。

蔣兆蘭的「休嗟才大轉沈淪」，化自杜甫的「古來才大難為用」；徐德輝的「儘孤高、不露文章」，亦化自杜甫同一首詩的「不露文章世已驚」。要之，諸子學杜，並不僅限於修辭層面，而更在於精神層面。杜甫懷抱忠節，其為人及作品，向來都獲讀者認同。諸子學習杜甫，除了是文學創作上的一種傳承現象（學杜風氣始自晚唐，詞人化用杜詩在清初已大量可見<sup>125</sup>），亦有道德形象方面的考慮。以下各句，又稱樹有忠貞之節，如古之志士仁人，堪作遺民的榜樣：

徐致章：羞儕泰岱五株松。曾拜大夫封。……扶植兩間正氣，南枝也比精忠。

程適：門外霏霏香雪，歲寒盟結梅癯。

儲鳳瀛：蜀相祠前再茂，風波亭畔精忠。

儲蘊華：為問山中甲子，堪稱曠代遺氓。……歲寒不改尋常度，年年共慶長生。

徐德輝：老幹力排雷雨，真心慣耐冰霜。

徐致章詞提及泰山上曾受秦始皇冊封的五大夫松，是為變節者的比喻；<sup>126</sup>而「南枝」最早出自《古詩十九首》的「越鳥巢南枝」，是為忠貞者的象徵。<sup>127</sup>另亦關聯到岳飛墓上的「南枝柏」。<sup>128</sup>儲鳳瀛詞則將司徒廟古柏與孔明廟、風波亭的「精忠柏」相比，為我們建立了以古柏為紐帶的忠節圖譜。儲蘊華甚至使用「遺氓」二字，喻意更是昭然可曉。無獨有偶，天津須社詠忠樟之什亦出現五大夫松、「南枝」等典故。兩社同人之間雖無實際聯繫，然而隔著不同的時空，卻不約而同地詠古樹並使用相同典故，顯示他們的寫作習慣與心境都頗為一致。而白雪詞社諸子作品中呈現的頻繁交錯的互文現象，則讓我們再次觀察到同題唱和所產生的文字緊密性與一致性，作者亦藉此得以提高彼此的詞藝，鞏固他們之間共同認可的文化身份與意識。

<sup>125</sup> 見張宏生：〈清初詞壇的「詞史」意識〉，載張宏生：《清詞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74-78。

<sup>126</sup>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42。

<sup>127</sup> 《文選》，卷二九，頁1343。

<sup>128</sup> 明邱濬〈岳王墳〉便有「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的詩句。見邱濬：《重編瓊臺藁》，《四庫全書珍本四集》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卷二，頁27。民國二十二年（1933），張載陽在杭州籌資重修岳飛廟，「於精忠泉南、碑廊之北添築二軒，軒前栽植花木」，其中一軒即名「南枝巢」。見杭州圖書館（編）：《杭州風景名勝·南枝巢》，互聯網頁：<http://dfwx.hzlib.net/detail?record=124&&channelid=40636>。此事發生在白雪詞社解散之後，徐致章所指的應只是有關岳墳上「南枝柏」的傳說。

## 結語

白雪詞社是民國初年一個地方性的小型文學團體，相對於聲勢浩大、影響幾及全國的白話文學社團，可謂毫不起眼，即便與其他僅據一隅的傳統文學社團如上海的超社、春音詞社、滙社以及天津的須社相比，亦顯得人丁單薄，聲沉響寂。當時的《詞學季刊》、《青鶴》等舊文學雜誌及其他文獻，對春音詞社等傳統文學社團的活動俱有報導，唯獨白雪詞社卻鮮為人傳揚。諸子的名氣不大固是原因之一，而僻處宜興小邑，與外界聲氣往來不多，大抵亦造成社事的不彰。<sup>129</sup>

然而白雪詞社在現代文壇所展現的局限性，其實即其獨特性所在。諸子因為是同鄉戚友，彼此的關係因而較諸其他文學社團的成員更為緊密。他們作品中展現的地方意識，亦是由於對宜興懷有深厚的鄉土情結所使然。這都是其他以標榜某種文學思想為立社綱領、出版物面向全國的文學社團所無。諸子結社唱酬的目的，似乎亦不在於與其他文學社團較力，而實由於各人興趣與文化觀念一致，欲透過唱和書寫彼此共同的身世之感與鄉邦情誼。

白雪詞社的唱和之作與民國時期其他的傳統文學社團一樣，有相當濃厚的遺民氣息。然而鑒於諸子的政治取向不一，簡單地視之為遺民詞社並不恰當。我們或許應將他們的遺民情結，理解為對傳統文化的執著及對時局世情的失望與不滿，而非政治上對一姓一朝的眷懷。這一心理狀態，其實是新舊文化交替下的產物，為當時傳統文人所普遍擁有。進而言之，傳統文化和文學，甚至是當時不少文人的心靈寄託所在，是他們在現世生活中遭遇挫折時可以退而自守的精神領域，或用以抗衡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衝擊、藉以重新建立自信的一種手段。白雪詞社的個案可說是民國社會中一個頗被人忽視的縮影。我們過去或以為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社會已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然而實際情況是，在較為偏遠的城鄉（像宜興一地），在士紳階層以至不少文化先驅者的精神世界或潛意識中，傳統的根基尚未動搖。在若干情況下，例如社會變化過激或國族遭遇危機之時，對傳統的眷戀即會重新激活。<sup>130</sup>頌揚鄉邦文化，書寫遺民情結，無疑都是向傳統回歸的具體表現。

<sup>129</sup> 但白雪詞社諸子的作品亦因為《樂府補題後集》的刻印而被當世詞選收錄，例如《詞綜補遺》及《全清詞鈔》（葉恭綽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都錄有各人若干闕作品，這些作品都見於《樂府補題後集》。

<sup>130</sup> 不少現代文學家都從事舊體文學的創作，背後的原因，頗與作者個人的心理狀態和國運的變化有關。見拙著〈骸骨之迷戀：論新文學家創作舊體詩之緣由〉，《東方文化》第43卷第1、2期合刊（2010年），頁197–233。

# Local Tradition and Loyalist Sentiment: White Snow *Ci* Society and Its Corresponding Lyric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bstract)

Lap Lam

Most of the renowned *ci* societies in the Republican era were founded in major cities like Shanghai, Tianjin, and Nanjing.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lesser poetry societies active in remote counties and villages. One of these was the White Snow *Ci* Society in Yixing, Jiangsu province. Consisting of only eight members, the White Snow *Ci* Society nevertheless carried a stronger local colour as compared to its counterparts in major cities, and the members also had tight kinship among themselves. Thus, to study this society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local culture and the literati's life and thoughts in village area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Although not all of the members of the White Snow *Ci* Society can be dubbed Qing loyalists, they similarly expressed their anxieties and disappointment about the time, and extolled Yixing's local legends, tradition, and worthies. Through writing the classical form of *ci*, they reconstruc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cultural memories and atmosphere of Yixing, and maintained their local identity and fellow affections.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members' backgrounds of the White Snow *Ci* Society, their *ci* aesthetics and form of their group activities. Then, by analysing four series of their works, it explicates how the members promoted local culture and expressed their loyalist sentiments in their corresponding lyrics.

**關鍵詞：** 白雪詞社 宜興文化 清遺民 舊體詩詞 民國

**Keywords:** White Snow *Ci* Society local culture of Yixing Qing loyalist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Republican China